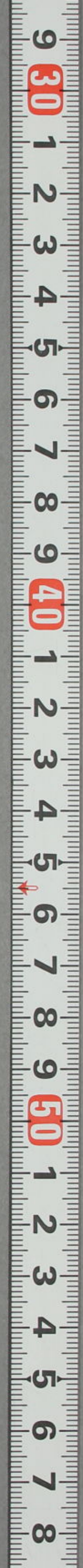




五種遺規

三

9  
4076  
3



大日本天保壬辰翻刻

桂林陳榕門輯

教女遺規

明遠堂藏板



門口9  
號 4076  
卷 3



教女遺規序

天下無不可教之人亦無可以不教之人而豈獨遺於女子也當其甫離襁褓養護深閨非若男子出就外傳有師友之切磋詩書之浸灌也父母雖甚愛之亦不過於起居服食之間加意體恤及其長也爲之教針黹備粧奩而已至於性情嗜好之偏正言動之合古誼與否則鮮有及焉是視女子爲不必教皆若有固然者幸而愛敬之良性所同具猶不盡至於背理而傷道且有克敦大義足以扶植倫紀者倘平時更以格言至論可法可戒之事日陳於前使之觀感而效法其爲德性之助豈淺鮮哉余故於養正遺規之後復採古今教女之書及凡有關於女德者哀集成編事取其平易而近人理取其顯淺而易曉蓋欲

世人之有以教其子，而更有以教其女也。夫在家爲女，出嫁爲婦，生子爲母，有賢女然後有賢婦，有賢婦然後有賢母，有賢母然後有賢子孫。王化始於閨門，家人利在女貞，女教之所繫，蓋綦重矣。或者疑女子知書者少，非文字之所能教，而弄筆墨，工文詞者，有時反爲女德之累，不知女子具有性慧，縱不能經史貫通，問亦粗知文義，卽至村姑里婦，未盡識字，而一門之內，父兄子弟爲之陳述故事，講說遺文，亦必有心領神會，隨事感發之處，一家如此，推而一鄉，而一邑，孰非教之所可及乎？彼專工文墨，不明大義，則所以教之者之過，而非盡女子之過也。抑余又見夫世之婦女，守其一知半解，或習聞片詞，隻義，往往篤信固守，奉以終身，且轉相傳述，交相勸戒，曾不若口讀詩書，而所

行悉與倍焉者，意者女子之性，專一篤至，其爲教尤有易入者乎？是在有閑家之責者，加之意而已。

乾隆七年九月，旣望桂林，陳宏謀題於西江使署。



溫氏母訓

史摺臣願體集

唐翼修人生必讀書

王朗川言行彙纂

女訓約言

蔡中淑文略

曹大家女誡

卷上

教女遺規

教女遺規卷之上

桂林陳宏謀編輯

曹大家女誡 有序

曹大家。姓班氏。名昭。後漢平陽曹世叔妻。扶風班彪之女也。世叔早卒。昭守志。教子曹淑成人。長兄班固。作前漢書。未畢而卒。昭續成之。次兄班超。入鎮西域。未蒙詔還。昭伏闕上書乞賜兄歸老。和熹鄧太后嘉其志節。詔入宮。以為女師。賜號大家。皇后及諸貴人皆師事之。

鄙人愚暗。受性不敏。蒙先君之餘寵。賴母師之典訓。年十有四。執箕帚於曹氏。今四十餘載矣。戰戰兢兢。常懼黜辱。以增父母之羞。以益中外之累。是以夙夜劬心。勤不告勞。而今而後。乃知免耳。吾性疏愚。教導無素。恆恐子穀負辱清朝。聖恩橫加。猥賜金紫。實非鄙人庶幾所望也。男能自謀矣。吾不復

以為憂。但傷諸女。方當適人。而不漸加訓誨。不聞婦禮。懼失容他門。取恥宗族。吾今疾在沉滯。性命無常。念汝曹如此。每用惆悵。因作女誠七篇。願諸女各寫一通。庶有補益。裨助汝身。去矣。其勗勉之。

謹按。大家身都貴冑。博極羣書。完節撫孤。復能為兄上書。為兄續史。時皇后諸嬪。皆師事之。誠中樞中丈夫也。今觀其所以誠女者。始之以卑弱。終之以謙和。大要以敬順為王。絕無一語及於外政。則女德之所尚可知矣。至於近世女子。好華飾。趨巧異。庶幾乎以四德為詬病。今世論德言容功。乃在此不在彼。尤可謂對症良劑也。懲驕惰於未萌。嚴禮法於不墜。貴賤大小。莫不率由。以

是為百代女師可也。故列諸卷首。以為教女者則焉。

卑弱第一

古者生女。三日臥之床下。弄之瓦磚。而齊告焉。臥之床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弄之瓦磚。明其習勞。主執勤也。齊告先君。明當主繼祭祀也。三者。蓋女人之常道。禮法之典教矣。謙讓恭敬。先人後己。有善莫名。不自矜誇。有惡莫辭。不自飾非。忍辱含垢。常若畏懼。卑弱下人也。晚寢早作。不憚夙夜執務。私事不辭劇。音極。煩重也。易所作必成。手跡整理。是謂執勤也。正色端操。以事夫主。清淨自守。無好戲笑。潔齊酒食。以供祖宗。是謂繼祭祀也。三者苟備。而患名稱之不聞。黜辱之在身。未之見也。三者苟失之。何名稱之可聞。黜辱之可免哉。

畏懼下漢書有是謂二字

夫婦第二

夫婦之道參配陰陽通達神明信天地之弘義人倫之大節也是以禮貴男女之際詩著關雎之義由斯言之不可不重也夫不賢則無以御制節婦婦不賢則無以事夫夫不御婦則威儀廢缺婦不事夫則義理墮闕方斯二者其用一也察今之君子徒知妻婦之不可不御威儀之不可不整故訓其男檢以書傳殊不知夫主之不可不事禮義之不可不存也但教男而不教女不亦蔽於彼此之數乎禮八歲始教之書十五而至於學矣獨不可以此為則哉

敬順第三

陰陽殊性男女異行陽以剛為德陰以柔為用男以強為貴女

以弱為美故鄙諺有云生男如狼猶恐其尪音汪瘦也生女如鼠

猶恐其虎惟恐強猛然則修身莫如敬避強莫若順故曰敬順之道

為婦之大禮也夫敬非他持久之謂也夫順非他寬裕之謂也

持久者知止足也寬裕者尚恭下也夫婦之好終身不離房室

周旋遂生媒驪媒驪既生語言過矣語言既過縱恣必作縱恣

既作則侮夫之心生矣此由於不知止足者也夫事有曲直言

有是非直者不能不爭曲者不能不訟訟爭既施則有忿怒之

事矣此由於不尚恭下者也侮夫不節譴呵從之忿怒不止楚

撻從之夫為夫婦者義以和親恩以好合楚撻既行何義之存

譴呵既宣何恩之有恩義俱廢夫婦離行

婦行第四

漢書行作矣



女有四行。一曰婦德。二曰婦言。三曰婦容。四曰婦功。夫云婦德不必才明絕異也。婦言不必辯口利辭也。婦容不必顏色美麗也。婦功不必技巧過人也。幽閒貞靜。守節整齊。行已有恥。動靜有法。是謂婦德。擇詞而說。不道惡語。時然後言。不厭於人。是謂婦言。盥浣音管換塵穢。服食鮮潔。沐浴以時。身不垢辱。是謂婦容。專心紡績。不好戲笑。潔齊酒食。以供饗客。是謂婦功。此四者。女人之大節。而不可乏無者也。然為之甚易。惟在存心耳。古人有言。仁遠乎哉。我欲仁而仁斯至矣。此之謂也。

乏無漢書作之之

專心第五

禮。夫有再娶之義。婦無二適之文。故曰。夫者天也。天固不可違。夫固不可離也。行違神祇。天則罰之。禮義有愆。夫則薄之。故女

妾聽漢書作淫聽

憲曰。得意一人。得夫之意。是謂永畢。和諧畢世。失意一人。失夫之意。是謂永訖。訖止也。夫婦乖離。盡於此也。由斯言之。夫不可不求其心。然所求者。亦非謂佞媚苟親也。固莫若專心正色。禮義居潔。耳無妄聽。目無邪視。出無冶容。入無廢飾。無聚會羣輩。無看視門戶。則謂專心正色矣。若夫動靜輕脫。視聽邪偷。入則亂髮壞形。出則窈窕作態。說所不當道。觀所不當視。此謂不能專心正色矣。

曲從第六

夫得意一人。是謂永畢。失意一人。是謂永訖。欲人定志專心之言也。舅姑之心。豈當可失哉。物有以恩自離者。有恩於人。人反離之。亦有以義自破者也。夫雖云愛舅姑。云非此所謂以義自破者也。然則舅姑之心奈何。故莫尚於曲從矣。姑云不音否爾。而是固宜從。

令姑云是爾而非。猶宜順命。勿得違戾是非。爭分曲直。此則所謂曲從矣。故女憲曰。婦如影響。順從舅姑。如影隨形。響應聲。自得歡心矣。焉不可賞。

和叔妹第七

婦人之得意於夫主。由舅姑之愛已也。舅姑之愛已。由叔妹之譽已也。由此言之。我之臧否毀譽。一由叔妹。叔妹之心。不可失也。人皆莫知叔妹之不可失。而不能和之。以求親。其蔽也哉。自非聖人。鮮能無過。故顏子貴於能改。仲尼嘉其不貳。而况於婦人者也。雖以賢女之行。聰哲之性。其能備乎。故室人和。則謗掩。內外離。則過揚。此必然之勢也。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可以斷金。同心之言。其臭氣如蘭。此之謂也。夫叔妹者。體敵而分尊。恩疎而義親。若淑媛謙順之人。則能依義以篤好。崇恩以結授。使

徽美顯彰。而瑕過隱塞。舅姑矜善。而夫主嘉美。聲譽曜於邑隣。休光延於父母。若夫愚蠢之人。於叔則託名以自高。於妹則因寵以驕盈。驕盈既施。何和之有。恩義既乖。何譽之臻。是以美隱而過宜。姑忿而夫愠。毀訾音子。謗言也。布於中外。恥辱集於厥身。進增父母之羞。退益君子之累。斯乃榮辱之本。而顯揚顯揚否之基也。可不慎歟。然則求叔妹之心。固莫尚於謙順矣。謙則德之柄。順則婦之行。知斯二者。足以和矣。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此之謂也。

蔡中郎女訓

名邕字伯楷。東漢人。

謹按女子。自離提抱。無論富貴貧賤。鮮不日有事於盥洗梳櫛者也。此編以修容喻修身。因其所共曉。而導以

所未明。即其所習為。而責以所未能。眼前指點。何其親切而有味也。女子雖至愚。三復斯訓。能不攬鏡而有悟乎。

心猶首面也。是以甚致飾焉。面一旦不修。則塵垢穢之。心一朝不思善。則邪惡入之。咸知飾其面。不修其心。惑矣。夫面之不飾。愚者謂之醜。心之不修。賢者謂之惡。愚者謂之醜。猶可。賢者謂之惡。將何容焉。故攬鏡拭面。面宜潔淨。則思其心之潔也。傅粉粉宜鮮明。則思其心之鮮也。澤髮髮宜潤澤。則思其心之潤也。用櫛櫛以理髮。則思其心之理也。立髻髻宜端正。則思其心之正也。擷髮髮宜整齊。則思其心之整也。

宋尙宮女論語

宋若昭。貝州人。世以儒聞。父棻好學。生五女。若華若昭若倫。若愚若荀。皆慧美能文。若昭文辭高潔。不願歸人。欲以文學名世。若華著女論語。若昭申釋之。唐貞元中。詔入禁中。試文章。論經史。俱稱旨。若昭以曹大家自許。帝嘉其志。稱爲女學士。拜內職。官尙宮。掌六宮文學。兼教諸皇子公主。皆事之以師禮。號曰宮師。

謹按若華託曹大家之意。集爲女訓。名曰女論語。其殊若昭申釋之。夫論語聖賢問答之言也。可與之並列乎。然吾觀曲禮內則所載。葱溲酒漿。紛悅刀礪。織悉具備。蓋至道不離乎居室日用之常。而聖賢垂訓。無非欲人言動舉止。悉合於當然之則。論語二十篇。亦豈在高遠哉。茲編條分縷晰。便於誦習。言雖淺俚。事實切近。嫗嫗孩提。皆可通曉。苟如斯訓。亦不愧於婦道矣。

立身章第一

一本外庭下有出必掩面窺必藏形八字

凡為女子。先學立身。立身之法。惟務清貞。清則身潔。貞則身榮。行莫回頭。語莫掀唇。坐莫動膝。立莫搖裙。喜莫大笑。怒莫高聲。內外各處。男女異羣。莫窺外壁。莫出外庭。男非眷屬。莫與通名。女非善淑。莫與相親。立身端正。方可為人。

學作章第二

凡為女子。須學女工。紉麻緝苧。粗細不同。車機紡織。切勿匆匆。看蠶煮繭。曉夜相從。採桑摘柘。看雨占風。滓濕即替。寒冷須烘。取葉飼食。必得其中。取絲經緯。丈疋成工。輕紗下軸。細布入筒。紬絹苧葛。織造重重。亦可貨賣。亦可自縫。刺鞋作被。引線繡絨。縫聯補綴。百事皆通。能依此語。寒冷從容。衣不愁破。家不愁窮。莫學懶婦。積小痴慵。不貪女務。不計春冬。針線相率。為人所攻。

嫁為人婦。恥辱門風。衣裳破損。牽西遮東。遭人指點。恥笑鄉中。奉勸女子。聽取言終。

學禮章第三

凡為女子。當知禮數。女客相過。安排坐具。整頓衣裳。輕行緩步。斂手低聲。請過庭戶。問候通時。從頭稱敘。答問殷勤。輕言細語。備辦茶湯。迎來送去。莫學他人。擡身不顧。接見依稀。有相欺侮。如到人家。當知女務。相見傳茶。即通事故。說罷起身。再三辭去。至若相留。禮筵待遇。酒畧沾唇。食無又筋。退盞辭壺。過承推拒。莫學他人。呼湯呷醋。醉後顛狂。招人怨惡。當在家庭。少游道路。生面相逢。低頭看顧。莫學他人。不知朝暮。走遍鄉村。說三道四。引惹惡聲。多招罵怒。辱賤門風。連累父母。損破自身。供他笑具。

一本怨惡下有身未回家已遭點污八字

如此之人有如犬鼠。

早起章第四

凡為女子習以為常。五更雞唱。起着衣裳。盥漱已了。隨意梳粧。揀柴燒火。早下廚房。摩鍋洗鑊。煮水煎湯。隨家豐儉。蒸煮食嘗。安排蔬菜。炮豉春薑。隨時下料。甜淡馨香。整齊碗碟。鋪設分張。三食飯食。朝暮相當。莫學懶婦。不解思量。日高三丈。猶未離床。起來已晏。却是慚惶。未曾梳洗。突入廚房。容顏齷齪。手脚慌忙。煎茶煮飯。不及時常。又有一等。舖餒爭嘗。未曾庖饌。先已偷藏。醜呈鄉里。辱及爺娘。被人傳說。豈不羞惶。

事父母章第五

女子在堂。敬重爹娘。每朝早起。先問安康。寒則烘火。熱則扇涼。

一本相當  
下有侵晨  
早起百事  
無妨八字

饑則進食。渴則進湯。父母檢責。不得慌忙。近前聽取。早夜思量。若有不是。改過從長。父母言語。莫作尋常。遵依教訓。不可強梁。若有不諳。細問無妨。父母年老。朝夕憂惶。補聯鞋襪。做造衣裳。四時八節。孝養相當。父母有疾。身莫離床。衣不解帶。湯藥親嘗。禱告神祇。保佑安康。設有不幸。大數身亡。痛入骨髓。哭斷肝腸。劬勞罔極。恩德難忘。衣裳裝殮。持服居喪。安埋設祭。禮拜家堂。逢周遇忌。血淚汪汪。莫學忤逆。不敬爹娘。纔出一語。使氣昂昂。需索陪送。爭兢衣裳。父母不幸。說短論長。搜求財帛。不顧哀喪。如此婦人。狗彘豺狼。

事舅姑章第六

阿翁阿姑。夫家之主。既入他門。合稱新婦。供承看養。如同父母。

敬事阿翁。形容不覩。不敢隨行。不敢對語。如有使令。聽其囑咐。姑坐則立。使令便去。早起開門。莫令驚忤。灑掃庭堂。洗濯巾布。齒藥肥皂。溫涼得所。退步階前。待其浣洗。萬福一聲。即時退步。整辦茶盤。安排匙筋。香潔茶湯。小心敬遞。飯則軟蒸。肉則熟煮。自古老人。齒牙疏蛀。茶水羹湯。莫教虛度。夜晚更深。將歸睡處。安置相辭。方回房戶。日日一般。朝朝相似。傳教庭幃。人稱賢婦。莫學他人。跳梁可惡。咆哮尊長。說辛道苦。呼喚不來。饑寒不顧。如此之人。號爲惡婦。天地不容。雷霆震怒。責罰加身。悔之無路。

事夫章第七

女子出嫁。夫主爲親。前生緣分。今世婚姻。將夫比天。其義匪輕。夫剛妻柔。恩愛相因。居家相待。敬重如賓。夫有言語。側耳詳聽。

一本計作

夫有惡事。勸諫諄諄。莫學愚婦。惹禍臨身。夫若出外。須計途程。黃昏未返。瞻望相尋。停燈溫飯。等候敲門。莫學懶婦。先自安身。夫如有病。終日勞心。多方問藥。遍處求神。百般治療。願得長生。莫學惹婦。全不憂心。夫若發怒。不可生嗔。退身相讓。忍氣低聲。莫學潑婦。鬪鬧頻頻。粗絲細葛。熨貼縫紉。莫教寒冷。凍損夫身。家常茶飯。供待殷勤。莫教饑渴。瘦瘠若辛。同甘同苦。同富同貧。死同塋穴。生共衾衾。能依此語。和樂瑟琴。如此之女。賢德聲聞。

訓男女章第八

大抵人家。皆有男女。年已長成。教之有序。訓誨之權。亦在於母。男入書堂。請延師傅。習學禮儀。吟詩作賦。尊敬師儒。束修酒脯。女處閨門。少令出戶。喚來便來。喚去便去。稍有不從。當加叱怒。

一本禮數  
下有通獻  
茶湯從容  
退步八字

朝暮訓誨各勤事務掃地燒香初麻緝苧若在人前教他禮數  
莫縱嬌癡恐他啼怒莫縱跳梁恐他輕侮莫縱歌詞恐他淫污  
莫縱遊行恐他惡事堪笑今人不能為主男不知書聽其弄齒  
鬪鬧貪杯謳歌習舞官府不憂家鄉不顧女不知禮強梁言語  
不識尊卑不能針指辱及尊親有玷父母如此之人養猪養鼠

營家章第九

營家之女惟儉惟勤勤則家起懶則家傾儉則家富奢則家貧  
凡為女子不可因循一生之計惟在於勤一年之計惟在於春  
一日之計惟在於寅奉箕擁帚灑掃灰塵撮除邈邈潔淨幽清  
眼前爽利家宅光明莫教穢污有玷門庭耕田下種莫怨辛勤  
炊羹造飯饋送頻頻莫教遲慢有悞工程積稜聚厝頤養孳牲

一本臥具  
下有枕席  
紗廚鋪糧  
疊被八字

呼歸放去檢點搜尋莫教失落擾亂四隣夫有錢米收拾經營  
夫有酒物存積留停迎賓待客不可偷侵大富由命小富由勤  
禾麻菽麥成棧成囤油鹽椒豉盎甕裝盛猪雞鷺鴨成隊成羣  
四時八節免得營營酒漿食饌各有餘盈夫婦享福懽笑欣欣

待客章第十

大抵人家皆有賓主滾滌壺瓶抹光卓子準備人來點湯遞水  
退立堂後聽夫言語細語商量殺雞為黍五味調和菜蔬齊楚  
茶酒清香有光門戶紅日含山晚留居住點燭擎燈安排臥具  
欽敬相承溫涼得理次曉相看客如辭去酒飯殷勤一切周至  
夫喜能家客稱曉事莫學他人不持家務客來無湯慌忙失措  
夫若留人妻懷嗔怒有筋無匙有鹽無醋打男罵女爭啜爭哺

一本來處  
下有容若  
慙即通  
名八字

夫受慚惶。客懷羞懼。有客到門。無人在戶。須遣家童。問其來處。當見則見。不見則避。敬待茶湯。莫缺禮數。記其姓名。詢其事務。等得夫歸。卽當說訴。奉勸後人。切依規度。

和柔章第十一

處家之法。婦女須能以和爲貴。孝順爲尊。翁姑嗔責。曾如不會。上房下戶。子姪宜親。是非休習。長短休爭。從來家醜。不可外聞。東隣西舍。禮數周全。往來動問。欸曲盤旋。一茶一水。笑語忻然。當說則說。當行則行。閒是閒非。不入我門。莫學愚婦。不問根源。穢言汚語。觸突尊賢。奉勸女子。量後思前。

守節章第十二

古來賢婦。九烈三貞。名標青史。傳到如今。後生宜學。勿曰難行。

第一貞節。神鬼皆欽。有女在室。莫出閨庭。有客在戶。莫露聲音。不談私語。不聽淫音。黃昏來往。秉燭掌燈。暗中出入。非女之經。一行有失。百行無成。夫妻結髮。義重千金。若有不幸。中路先傾。三年重服。守志堅心。保家持業。整頓墳塋。殷勤訓子。存沒光榮。此篇論語。內範儀型。後人依此。女德昭明。幼年切記。不可朦朧。若依此言。享福無窮。



教女遺規卷之上終

教女遺規卷之中

桂林陳宏謀編輯

呂近溪女小兒語

公名得勝。明嘉靖時。寧陵人。

謹按近溪先生小兒語已列入養正遺規茲篇其專訓女子者也。警醒透露無一字不近人情無一字不合正理。其言似淺其義實深。閨訓之切要無有過於此者。凡為女子童而習其詞長而通其義時時提撕事事效法庶乎女德可全雖以之終身焉可也。

四言

少年婦女最要勤謹。比人先起。比人後寢。爭着做活。讓着喫飯。身懶口饒。惹入下賤。

米麩油鹽。盥櫟匙箸。一切家火。放在是處。  
 件件要能。事事要會。人巧我拙。見他也媿。  
 口要常漱。手要常洗。避人之物。藏在背裏。  
 脚手頭臉。女人四強。身子不顧。人笑爹娘。  
 衣服整齊。茶飯潔淨。汗音濁川入邇邊諸人厭憎。  
 一斗珍珠。不如升米。織金粧花。再難折洗。  
 刺鳳描鸞。要他何用。使的眼花。坐成癆病。刺音  
 婦女粧束。清修雅淡。只在賢德。不在打扮。  
 不良之婦。穿金戴銀。不如賢女。荆釵布裙。  
 剩飯殘茶。都要愛惜。看那窮漢。糠土也喫。  
 一米一絲。貧人汗血。舍是陰隲。費是作孽。

笑休高聲。說要低語。下氣小心。纔是婦女。

偷眼瞧音樵人。偷聲低唱。又惹是非。又不貴相。

古分內外。禮別男女。不避嫌疑。招人言語。  
 孝順公婆。比如爺娘。隨他寬窄。不要怨傷。  
 尊長叫人。接聲就叫。若叫不應。自家先到。  
 長者當讓。尊者當敬。任他難為。只休使性。  
 事無大小。休自主張。公婆稟問。夫主商量。  
 夫是你天。不可欺心。天若塌了。那裏安生。  
 也休要強。也休撒暴。懼內凌夫。世人兩笑。  
 夫不成人。勸救須早。萬語千言。要他學好。  
 相敬如賓。相成如友。媒狎戲謔。夫婦之醜。

一本怯作快

久不生長。勸夫娶妾。妾若生子。你也不絕。  
 家中有妾。怯休嚷鬧。隣家聽的。只把你笑。  
 越爭越生。越嚷越惱。不如賢惠。都見你好。  
 夫若不平。妾若不順。你做好人。自有公論。  
 大伯小叔。小姑妯娌。你不讓他。那箇讓你。  
 罵儘他罵。說儘他說。我也還他。他也臉熱。  
 百年相處。終日相見。千忍萬忍。休失體面。  
 既是一家。休要兩心。外合裏差。壞了自身。  
 母家夫前。休學語言。講不清白。落箇不賢。  
 讓的小人。纔是君子。一般見識。有甚彼此。  
 休要翻舌。休要搬嘴。招對出來。又羞又悔。

一作本我也我不

邪書休看。邪話休聽。邪人休見。邪地休行。  
 寧好明求。休要暗起。一遍發覺。百遍是你。  
 也休心粗。也怕手慢。不癢不疼。忙時莫幹。  
 看養嬰兒。切記飽煖。些須過失。就要束音管管。  
 水火剪刀。高下跌磕。音渴生冷果肉。小兒毒藥。  
 隣里親戚。都要和氣。性情溫熱。財物周濟。  
 也要仔細。也要寬大。作事刻薄。須防禍害。  
 只誇入長。休說入短。人向你說。只聽休管。  
 手下之人。勞苦饑寒。知他念他。凡事從寬。  
 三婆師婆媒二婦娼婦。休教入門。倡揚是非。惑亂人心。  
 房中說話。常要小心。傍人聽去。惹笑生嗔。

女不貴見

女小兒語

三

月臺堂

門戶常關。箱櫃常鎖。日日緊要。防盜防火。  
 多積陰騭。少積錢財。兒孫若好。錢去還來。  
 安分知足。休生暴怨。天不周全。地有缺欠。  
 任從受氣。留着本身。自家尋死。好了別人。  
 三從四德。婦人常守。犯了五出。不出也醜。無子有惡疾。皆非其罪。  
 婦人好處。溫柔方正。勤儉孝慈。老成莊重。  
 婦人歪處。輕淺風流。性兇心狠。又懶又丟。  
 賢妻孝婦。萬古傳名。不賢不孝。枉活一生。

雜言

買馬不求鞍轡。取妻却爭賂贈。  
 婦人好喫好坐。男子忍寒受餓。

婦人口大舌長。男子家敗身亡。  
 打罵休得煩惱。受些氣兒災少。  
 誰好去聲與我鬪氣。是我不可人意。  
 婦人聲滿四隣。不惡也是凶神。  
 美女出頭。丈夫皆愁。必惹殺夫之禍。  
 孤兒寡婦。只要勁做。能自樹立。  
 絮聒多言老婆瑣碎。性子一件事兒重平聲箇死。天不對。  
 好聽偷瞧。自家尋氣。粧啞推聾。倒得便益。叶去聲。  
 僕隸沒賢德的主兒。護短之故。孃家沒不是的女兒。溺愛之故。  
 新來媳婦難得好。耐心調教休煩惱。  
 只怨自家有不是。休怨公婆難服事。

公婆夫婿掌生死。心高氣傲那裏使。

家教寬中有嚴。家人一世安然。

人有廉耻好化。面色甚似打罵。

婦人敗壞說夫婿。開口沒你是處。

大婦愛小妻。賢名天下知。繼母愛前男。賢名天下傳。

呂新吾閨範 有序

先王重陰教。故婦人有女師。講明古語。稱引昔賢。令之謹守。三從克尊。四德以為。夫子之光。不貽父母之辱。自世教衰。而閨門中人。竟棄之禮法之外矣。生閭閻內。慣聽鄙俚之言。在富貴家。滋長驕奢之性。首滿金珠。體徧縠羅。態學輕浮。語習儇巧。而口無良言。身無善行。舅姑妯娌。不傳賢孝之名。鄉黨

一本類下有之前二字

親戚。但聞頹悍之惡。則不教之故。迺高之者。弄柔翰逞騷才。以夸淨土。卑之者。撥俗絃歌豔語。近於倡家。則邪教之流也。閨門萬化之原。審如是。內治何以修哉。女訓諸書。昔人備矣。然多者難悉。晦者難明。雜者無所別白。淡無味者。不能令人感惕。閨人無所持循。以為誦習。余讀而病之。乃擬列女傳。輯先哲嘉言。諸賢善行。繪之圖像。其奇文奧義。則間為音釋。又於每類各題大指。每傳之後。各贊數言。以示激勸。嗟夫。孝賢貞烈。根於天性。彼流芳百世之人。未必讀書。而誦習流芳百世者。乃不取法其萬一焉。良可愧矣。予因序前賢。以警後學。云。寧陵呂坤書。

謹按。呂新吾先生。凡有著述。悉有功於世道人心。予錄

之以爲世勸者屢矣。閨範一編。前列嘉言。後載善行。復繪之以圖。系之以贊。無非欲見女子見之。喜於觀覽。轉相論說。因事垂訓。實具苦心。當時士林。樂誦其書。摹印不下數萬本。直至流布宮禁。其中由感生愧。由愧生奮。巾幗之內。相與勸於善。而遠於不善者。蓋不知凡幾也。今限於卷帙。不復繪圖。擇其言之尤切。行之尤顯者。錄爲一卷。雖於原編僅十之三四。而子道。婦道。母道。胥備焉。所載懿行。可以動天地。泣鬼神。至今讀之。凜凜猶有生氣。誠哉地維賴以立。天柱賴以尊。孰謂女德爲無關輕重哉。

嘉言

列女傳曰。古者婦人妊音認身。懷孕也。子。寢不側。坐不邊。偏也。立不踈。音一足。歇。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四正四隅。皆正也。不坐。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夜則令警誦詩道正事。如此則生子形容端正。才德過人矣。

孔子曰。婦人伏於人也。是故無專制之義。有三從之道。無所敢自遂也。教令不出閨門。事在饋音餽。饋也。食之間而已矣。是故女及日猶言終日。乎閨門之內。不百里而奔喪。同奔。喪。有三年之喪。則越境。事無擅爲。行去聲。無獨成。參謀於人。知而後動。可驗據。一而後言。書不遊庭。夜行以火。所以正婦德也。

女有五不取。逆家不忠不孝。子不取。亂家內外淫嬖。子不取。世有刑人棄官不取。世有惡疾。天疴癩風。體氣之種。不取。喪去聲。父長子無家。不取。

婦有七去。上聲。不順父母去。無子去。淫去。妬去。有惡疾去。多言去。竊盜去。

有三不去。有所取娶時父在無所歸而今父不在不去。與更三年喪不去。先貧賤後富貴不去。

士昏禮曰。父醮焦去聲。戒命之酒。子命之曰。往迎爾相。妻相。承我宗事。爾先音旭。帥也。以敬。先妣之祠。共祭。若汝也。則有常。子曰諾。唯

恐弗堪。不敢忘命。父送女命之曰。戒之。無非敬之。勉善行。夙夜無違命。身始夫母施

矜音琴。小帶。結音悅。佩巾。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閨門之事。庶母及

門內施音盤。大帶。申音重。言父母之命。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言恭又

其忽也。聽爾父母之言。夙夜無忘。也。過視諸矜鞶。

視矜鞶。則思父母之命矣。矜鞶二帶。欲其重重。收斂。矜欲其日日清潔。真西山曰。夫之道在敬身。以帥其婦。婦之道在敬身。以承其夫。孰謂閨門為放肆之地。夫婦為褻狎之人哉。

文中子通王曰。婚娶而論財。夷虜之道也。君子不入其鄉。古者男女之族。各擇德焉。不以財為禮。早婚少聘。教人以偷。真精早娶。情欲早肆。

妾媵音映。無數。教人以亂。且貴賤有等。一夫一婦。庶人之職也。匡衡曰。匹配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

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為首。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也。乎天地則無以奉九神靈

之統。而理九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能致也。其貞淑。不貳其操。節操始終如一。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寡私之意。不

形於動靜。然後可以配至尊。天子。而為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

之端也。

吳虞翻與其弟書曰。長子容。名姪當為求婦。遠求小姓。足使生子。

天福其人。不在貴族。芝草無根。醴泉無源。

柳開仲塗曰。皇考也。治平聲家孝且嚴。巨望諸婦等拜堂下。畢。即

上手。舉手低面。聽我皇考訓戒。曰。人家兄弟無不義者。盡因娶

婦入門。異姓相聚。爭長競短。漸音漬自日聞。偏愛私藏。以致背

戾。分門割戶。患若賊讐。皆汝婦人所作。男子剛腸者。幾人能不

為婦言所惑。吾見罕矣。若等寧有是耶。退諸婦則惴惴。音墜不敢

出一語。為不孝事。開輩抵此。賴之得全其家云。

愚嘗謂婦人有五認得。認得丈夫是自家丈夫。子女是自家子女。財帛是自家財帛。父母兄弟是自家父母兄弟。奴僕是自家奴僕。其夫家尊卑長幼。俱是路人。妯娌皆懷此心。家產安得不分。婦人日浸此言。兄弟安得無嫌。諺曰。兄弟一塊肉。

婦人是刀錐。言任其剝割也。兄弟一金羹。婦人是鹽梅。言任其調和也。婦人可畏哉。大抵婦人輕利而寡言。恩多而怨少。庶幾不作人家災星禍鬼云。

司馬溫公曰。凡議婚姻。當先察壻與婦之性行。及家法何如。勿

苟慕其富貴。婿苟賢矣。今雖貧賤。安知異時不富貴乎。苟為不

肖。今雖富貴。安知異時不貧賤乎。婦者。家之所由盛衰也。苟慕

一時之富貴而娶之。彼挾富貴。鮮有不輕其夫。而傲其舅姑者。

養成驕妬之性。異日為患。庸有極乎。借使因婦財以致富。依婦

勢以取貴。苟有丈夫之志氣。能無愧耶。

又曰。女子六歲。始習女工之小者。七歲誦孝經論語。九歲講解

孝經論語。及女誠之類。畧曉大義。今人或教女子。以作歌詩。執

俗樂。殊非所宜也。



安定胡先生曰。嫁女必須勝吾家者。勝吾家。則女之事人。必欽必戒。娶婦必須不若吾家者。不若吾家。則婦事舅姑。必執婦道。顏氏家訓曰。婦主中饋。惟事酒食。音四衣服之禮耳。國不可預政。家不可使幹。音經營。蠱。音古。如有聰明才智。識達古今。正當輔佐君子。勸其不足。必無牝雞晨鳴。以致禍也。

兄弟者。分形連氣之人也。方其幼也。父母左提右挈。前襟後裾。食則同案。衣則傳服。學則連業。遊則共方。雖有悖亂之人。不能不相愛也。及其壯也。各妻其妻。各子其子。雖有篤厚之人。不能不少衰也。弟娣。弟姒。兄之。比兄弟。則疎薄矣。今使疎薄之人。而節裁量。計親厚之恩。猶方底而圓蓋。必不合矣。唯友悌深至。不為傍人之所移者。免夫。

李氏女戒曰。貧者安其貧。富者戒其富。又云。棄和柔之色。作嬌小之容。是為輕薄之婦人。藏心為情。出口為語。言語者。榮辱之樞機。親疎之大節也。亦能離堅合異。結怨興讐。大則覆國亡家。小則六親離散。是以賢女謹口。恐招耻謗。或在尊前。或居閒處。未嘗觸應答之語。他人說話。傍邊接聲。發詭諛之言。不出無稽之詞。不為調戲之事。不涉穢濁。不處嫌疑。善行。

女子之道。

婦道母儀。始於女德。未有女無良。而婦淑者也。故首女道。孝女。女未適人。與子同道。孝子難。孝女為尤難。世俗女子。在室。自處以客。而母亦客之。子道不修。母願共衣食事之。

焉。養驕修態，易怨輕悲，亦未聞道矣。今錄其可法者。

齊景公有愛槐，使衍守之。下令曰：犯槐者刑，傷槐者死。於是衍醉而傷槐，景公怒將殺之。女婧懼，乃造晏子請曰：妾父衍先犯君令，罪固當死。妾聞明君之治國也，不為畜傷人，不以草傷稼。今吾君以槐殺妾之父，孤妾之身，妾恐隣國聞之，謂君愛樹而賊人也。晏子惕然，明日朝謂景公曰：君極土木以匱民，又殺無罪以滋虐，無乃殃國乎？公曰：寡人敬受命矣。即罷守槐之役，而赦傷槐者。

呂氏曰：勢之尊，惟理能屈之，是故君子貴理直。傷槐女之言，豈獨能救父死，君相能用其言也。齊國其大治乎。

女婧者，趙簡子夫人也。初，簡子伐楚，與津吏期。簡子至津，吏醉不能渡。簡子欲殺之，婧對曰：妾父聞王君來，渡不測之水，禱祀

九江三淮之神，既祭飲福，不勝杯酌，餘漉醉至於此。妾願以賤

軀代父之死。簡子曰：非女子之罪也。婧曰：妾父尚醉，恐其身不知痛，而心不知非也。願醒而伏辜焉。簡子釋其父而弗誅。

齊太倉女者，漢太倉令淳于意之少女，名緹縈。音提盈公有女五人無子，公有罪當刑，詔繫長安。會逮，公罵曰：生女不生男，緩急

非有益，緹縈悲泣隨之。至長安，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天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欲改

過自新，其道無由也。妾願入身為官婢，以贖父罪，使得自新。書奏，天子憐其意，乃除肉刑。淳于公遂得免焉。

呂氏曰：生男未必有益，願用情何如耳。若緹縈者，雖謂之有子可也，為人子者，可以愧矣。

曹娥者，上虞曹盱音盱之女也。盱能撫劍長歌，婆娑樂神，以漢建

安二年五月五日迎伍君。子逆濤而上。為水所沒。不得其屍。娥年十四。沿江號哭。十七晝夜不絕聲。遂自投江以死。經五日。抱父屍出。縣長度尚。改葬娥於江南道傍。為立碑焉。

呂氏曰。曹娥求父十有七日。而孝念不衰。投江五日。而負屍以出。致誠所格。江神效靈。千古談及。使人揮淚。江名曹娥。萬古流芳矣。

盧氏永嘉人。一日與母同行。遇虎將噬。母女以身當之。虎

得女。母乃免。後有人見其跨虎而行。里人建祠於永寧鄉。宋理宗朝。封曰孝姑。

呂氏曰。世豈有不畏虎之人哉。况一膽怯女子。獨當母前。惟恐虎不我噬焉。此何心哉。一情所篤。萬念俱忘。虎何嘗噬盧氏。天固假以彰孝應耳。

謝小娥。幼有志操。許聘段居真。父與居真同為商販。盜申蘭申

春殺之。小娥詭服為男子。托傭申家。因羣盜飲酒。蘭春與羣盜皆醉臥。娥閉戶斬蘭首。大呼捕賊。隣人擒春。得贓鉅萬。娥乃祝髮為尼。

呂氏曰。小娥之節。孝無論。至其智勇。有偉丈夫所不及者。娥許聘未嫁。一乘脫女子耳。誰為之謀。又何敢與他人謀。乃托身於危身之地。竟遂其難。遂之心。何智深而勇沉耶。吾謂之女子房。卒之祝髮。抑亦松與遊之類乎。

葛妙真。元宣城民家女。九歲聞日者言。母年五十當死。妙真即悲憂。祝天誓不嫁。終日齋素。以延母年。母後年八十一卒。事上賜旌獎。

呂氏曰。葛妙真篤母子之情。廢夫婦之道。可謂卓絕之行。純一之心矣。人定勝天。孰謂命稟於有生之初哉。

袁氏女。元深水人。年十五。其母嚴氏。孀居極貧。病癱瘓。臥於床。女事母極孝。至正中。兵火延其里。隣婦強女出避。女泣曰。我何

忍舍母去乎。遂入室抱母。力不能出。共焚而死。

呂氏曰。袁氏以孱弱女子。抱病廢之母。以出。豈我量力。意甘同死。不忍使母之獨死耳。道固當爾。則殺身乃所以成仁乎。

康孝女。明濟源人。父友賢。年老無子。擇王珏入婿。女勸母納妾。生子而乏乳。女亦生女。遂舍之。乳其弟曰。吾父老矣。女可得。弟不可再得也。母嘗邁疾甚。女嘗糞甘苦。夫早沒。誓不再適。時人稱之。

呂氏曰。康女事親之孝。愛弟之友。從夫之貞。是謂三不可及。

列女女子之道。守正待求。不惟從一而永終。亦須待禮而正始。命之不穀。時與願違。朱顏無自免之術。白刃豈甘心之地。然而一死之外。更無良圖。所謂舍生取義者也。

奉天賈氏有二女。長者年十九。幼者年十六。少有志操。皆美姿

容。永泰中。羣盜數千人。剽掠其村。二女匿石穴間。盜曳出之。驅迫以前。臨壑谷深數百尺。其姊曰。吾寧就死。義不受辱。投岩而死。盜方驚駭。其妹繼之。折足破面流血。羣盜舍之而去。京兆尹第五琦嘉其貞烈。奏之。詔旌表門閭。永免其家丁役。

詹氏女。紹興初。年十七。淮寇號一窠蜂。破蕪湖。女歎曰。父子俱無生理。我計決矣。頃之賊至。執其父兄。將殺之。女泣拜曰。妾雖貧也。願相從贖父兄命。不然且同死無益也。賊釋父兄縛女。麾之曰。亟走。無相念。我得侍將軍足矣。從賊行數里。過市東橋。躍入水中死。賊相顧駭歎而去。

呂氏曰。宋儒有云。死天下事。易成天下事難。故聖人貴德。尤貴有才之德。詹女委曲數言。忍死數里。而父兄俱脫于兵刃之下。向使罵殺不屈。闔門被害。豈不烈哉。而一無所濟。智者惜之。若詹烈女。可為處變化矣。

貞女。女子守身如持玉卮。如捧盈水。心不欲為耳目所變。迹不欲為中外所疑。然後可以完堅白之節。成清白之身。何者。丈夫事業在六合。苟非孀倫。小節猶足自贖。女子名節在一身。稍有微瑕。萬善不能相掩。然居常處順。十女九貞。惟夫消磨糜爛之際。金久鍊而愈精。滓泥污穢之中。蓮含香而自潔。則點節者亦十九也。故取貞女以示訓焉。

江南有一女子。父繫獄。無兄弟供朝夕。女與嫂往省之。過高郵。其郡蚊盛。夜若轟雷。非帳中不能避。有男子招入帳者。嫂從之。女曰。男女別嫌。阿家為誰而可入也。獨露宿草莽中。行數日。竟為蚊噉而死。筋有露者。土人立祠祀之。世傳為露筋廟。

呂氏曰。高郵。不忘其事而有祠。吾里人有謂其祠者。又載之。劉叔剛啟蒙故事云。嗟夫。姑嫂同行。旦夕不相離。即投民舍。

少避須臾。誰得而議之。貞女守禮愛名。重於生死。固如此。古侍從無人。雖母子父女。不同室。近世遠別之道。不明。即心可自信。而迹易生疑。無別而不苟合者有矣。未有苟合而不始於無別者也。故先王遠男女于天壤。明謙微于毫髮。豈惟口語是憂。而寔死亡禍敗之為懼也。

廉女視利於塵垢。若將浼焉者也。

曹修古知興化軍。卒於官。貧不能歸葬。賓佐贈錢五十萬。妻欲受之。季女泣白其母曰。我先人在。未嘗受賓佐餽遺。奈何以賻錢累其身後。母從之。盡卻不受。

呂氏曰。父之廉。見性于女。女愛父以德。寧不能歸葬。而不受賓佐之賻焉。此豈世俗之見所能及哉。禮喪有賻。孔孟亦所不辭。吾未見女子之得介如是者。故錄之以示訓焉。

夫婦之道

易之家人曰。夫夫婦婦。而家道正。夫義婦順。家之福也。故擇

夫婦之賢者。以示訓焉。使知刑于之化。不獨責之丈夫。而同心協德。亦有力焉。

晉冀邑人卻缺。夫婦相敬如賓客。一日缺釋乃豆切。其妻饁音

飯。持食奉夫甚謹。缺亦斂容受之。晉大夫臼季過而見之。載以

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能治民。君請用之。

文公以為下軍大夫。

呂氏曰。夫婦非疎遠之人。田野非几席之地。饁餼非獻酬之時。卻缺夫婦。敬以相將。觀者欣慕焉。則事事有容。在在不苟。可知矣。余嘗謂閨門之內。雖一禮字不得。而夫婦反目。則不以禮節之故也。卻缺夫婦。真可師哉。

漢鮑宣妻桓氏。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清苦。以少君妻之。資裝甚盛。宣不悅曰。少君生富驕。習美飾。而吾實貧賤。不敢當。妻曰。大人以先生修德守約。故使妾侍執巾櫛。既承奉君

子。唯命是從。宣笑曰。能如是。是吾志也。妻乃悉歸侍御服飾。更着短布裳。與宣共輓音鹿車。歸鄉里。拜姑禮畢。提甕出汲。修行婦道。鄉邦稱之。

呂氏曰。少君以富家少女。幡然甘貧婦之行。毀粧露面。汲水輓車。古稱習氣難脫。士君子累歲窮年。不能漸變。而况斯婦乎。少君可謂勇於義矣。鮑宣甘心苦節。視勢利紛華。若將免焉。豈不介石君子哉。乃有利婦家之財。得之則喜。不得則怒。日填溪壑。而不足者。視此當亦汗顏矣。

呂榮公夫人仙源字也。嘗言。與侍講為夫婦。相處六十年。未嘗

一日有面赤。自少至老。雖在席之上。未嘗戲笑。

呂氏曰。夫婦之間。以和昵始。未有不以怨怒終者。榮公夫婦。惟其在席無嬉笑。是以終身無面赤。吾錄之以為夫婦居室之法。

婦人之道

教女遺規

卷中

三

明遠堂

婦人者伏於人者也。溫柔順。乃事人之性情。純一堅貞。則持身之節操。至於四德。尤所當知。婦德尚靜止。婦言尚簡婉。婦功尚周慎。婦容尚閑雅。四德備。雖才拙性愚。家貧貌陋。不能累其賢。四德亡。雖奇能異慧。貴女芳姿。不能掩其惡。今采古人之賢者。

兼德婦人。備有衆善。一長不足以盡之也。故列諸首。

明帝后馬氏。伏波將軍援之女也。謙抑節儉。不私所親。肅宗即位。欲封諸舅。太后不聽。明年夏大旱。言事者以爲不封外戚之故。太后乃下詔曰。凡言事者。皆欲媚朕以希恩耳。昔王氏同日五侯。其時黃霧四塞。不聞澍雨。甘雨之應。田實田蚡。貴寵橫恣。傾覆之禍。爲世所傳。故先帝慎防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諸子之

封裁同令半楚淮揚諸國。嘗謂我子不得與先帝子等。今有司

奈何欲以馬氏比陰氏乎。吾爲天下母。而衣服大練。粗熟食不求甘。左右但着布帛。無香薰之飾者。欲以身率下也。

呂氏曰。士庶人女。莫不私其所親。况太后耶。明德懲田實五王之橫。裁抑外家。不令封侯。身爲天下母。而衣大練之衣。無三味之膳。敦節儉。以爲天下先。非甚盛德。何能割恩任怨。約己率人。若此哉。吾首錄之。以爲婦道倡。

敬姜者。魯穆伯之妻。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叔母也。文伯相魯。退朝。敬姜方績。文伯曰。以歎音觸。文伯名。之家。而主大夫之妻稱主。猶績。

懼于季孫之怒。以歎爲不能事主乎。敬姜歎曰。魯其亡乎。使僮子備官。而未之聞耶。居吾語汝。昔聖王之於民也。擇瘠音土。而處之。勞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

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音屋。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向

義勞也。是故天子公侯王后夫人莫不旦暮憂勤。各修其職業。省文。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朝夕虔事。猶恐忘先人之業。况敢怠耶。季康子嘗至敬姜闔音委門而與之言。不踰闔音城門限。仲尼謂敬姜別於男女之禮矣。

呂氏曰。敬姜之內教備矣。無一為不善。可為婦人持身之法。

樂羊子妻不知何氏女。羊子嘗行路得遺金一餅。與其妻。妻曰。妾聞志士不飲盜泉之水。廉者不受嗟來之食。况拾金以汚其行。羊子大慙。乃捐於野。嘗遠尋師學。一年來歸。妻跪問故。羊子曰。久行懷思。無他意也。妻乃引刀就機而言曰。此織生自蠶繭。成於機杼。一絲之累。以至於寸。累寸不已。遂成丈匹。今若斷斯織也。則捐成功廢時月。夫子積學。當日有成。若中道而歸。何異

斷斯織乎。羊子感其言。還就學。七年不反。妻躬勤養姑。又遠饋羊子。俾之卒業。嘗有盜入其家。欲犯之。不得。乃劫其姑。妻聞操刀而出。盜曰。速從我。不從我。殺汝姑。妻仰天慟哭。舉刀刎頸而死。其盜大慙。舍其姑而去。太守聞之。賜錢帛。以禮葬之。號曰貞義。

呂氏曰。賢哉樂羊子之妻乎。遺金不受。臨財之義也。樂守寂寥。愛夫之正也。甘心自殺。處變之節也。值此節孝難全之會。一死之外。無他圖矣。史逸其名。借哉。

李五妻張氏。濟南鄒平縣人。年十八。夫戍福建之福寧州。死於戍時。舅姑老。家貧無子。張蠶績以為養。及舅姑沒。張歎曰。夫死數千里外。不能歸骨以葬者。以舅姑無依。不能遠離也。今大事盡矣。而夫骨終棄遠土。妾何以生。乃臥積水上。誓曰。使妾若能



歸夫骨以葬。節幸不凍死。臥月餘不死。鄉人異之。乃相率贈以錢糧。大書其事于衣以行。由鄒平至福寧。五千餘里。不四十日而至。其姪補成在焉。張氏見之。問夫葬處。已忘之矣。張哀號欲絕。忽其夫降神。道別及死狀。且指骨所。張如言求之。果得以歸。有司上其事。旌表焉。

呂氏曰。張氏孝節。可謂審于先後矣。夫死而舅姑無依。則我身重于夫。故代夫為子。而夫死若忘。舅姑死而夫為客鬼。則夫身重于我。故忍死間關。而夫屍竟得。孰謂貧婦而有斯人。

孝婦萬善百行。惟孝為尊。故孝婦先焉。

孝婦者。陳之少寡婦也。甫嫁而夫當戍。將行屬孝婦曰。我生死未可知。幸有老母。無他兄弟備養。吾不還。汝肯養吾母乎。婦應曰。諾。夫果死不還。婦無子。養姑慈愛愈固。紡績以為業。終無嫁

意。居三年喪。其母將取而嫁之。孝婦曰。妾聞信者人之幹也。義者行之節也。妾始嫁時。受嚴命而事夫。夫行屬妾以母。妾既諾之矣。受人之托。豈可棄哉。棄托不信。背死不義。母百計勸之。孝婦曰。所貴乎人。貴其行也。生子而娶之婦。非以托此身乎。姑老夫不幸。不得終為子。而妾又棄之。是負夫之心。而傷妾之行也。行之不修。將何以立於世。欲自殺。父母懼而從之。養姑二十八年。姑死。終身祭祀。淮陽太守以聞。漢文帝高其義。賜黃金四十斤。復其家。號曰孝婦。

呂氏曰。孝婦夫亡時。年甫十八耳。別時一諾。持以終身。既守盡節。又盡子道。艱苦幾經。不二其心。設非孝婦。母也不為溝壑之枯骨乎。

唐夫人者。中書侍郎崔遠之祖母也。夫人事姑孝。姑長孫夫人。

年高無齒。唐夫人每旦拜於階下。卽升堂乳其姑。長孫夫人不粒食數年而康寧。一日疾病。長幼咸集。宣言無以報新婦恩。願新婦有子有孫。皆得如新婦孝敬。則崔氏之門安得不昌大乎。

呂氏曰。婦事姑。菽水時供。不失婦道。卽以孝稱者。日竭甘旨。極意承歡。母不能食。亦付之無可奈何。唐夫人事姑。乃奪子之乳以乳之。非真心至愛出于自然。何能思及此哉。是故有孝親之心。不患無事親之法。

廣漢姜詩。事母至孝。妻龐氏奉順尤篤。母好飲江水。去舍六七里。其妻取水值風。還不及時。母渴。詩怒而遣之。妻寄止隣舍。晝夜紡績。市珍羞。因隣母以達於姑。久之。姑怪問。隣母具對。姑感慚。還之恩。養愈謹。其子因遠汲溺死。妻恐姑哀傷。託以遠學不在。姑嗜膾。又不能獨食。夫婦力作供鱸。呼隣母共之。舍廁忽湧泉。味如江水。每日躍出鯉魚一雙。常供二母之膳。赤眉賊經詩

里。弛兵而過。曰。驚大孝。必觸鬼神。其孝感如此。

呂氏曰。孝子之事親也。養口體易。養心志難。順一時易。順終身難。事慈親易。事嚴親難。龐氏小過被逐。怨懟不生。而託隣母以致養。力作求鱸。不惟供母。又養隣母。以陪權孝。無以加矣。余非入子耶。余甚愧之。安得起九泉人。復伸姜孝子一日之心耶。

趙孝婦。早寡家貧。爲人織紵。得美食。必持歸奉姑。自啖粗糲。音臘嘗念姑老。後事無資。乃鬻次子於富家。得錢百緡。買木治棺。棺成。南隣失火。順風而北。勢迫矣。孝婦亟扶姑出。而棺重不可移。乃伏棺大哭。曰。吾責兒得棺。無能爲我救者。天乎。天乎。言畢。火越而北。人以爲孝感所致。

呂氏曰。孰謂回祿無知哉。止火卽異。越孝婦而北。不尤異乎。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

俞新之妻。紹興人。聞氏女也。新歿。聞尙幼。父母慮其不能守。欲

更嫁之聞哭曰。一身二夫。烈婦所耻。妾可無生。可無耻乎。且姑

老子幼。妾去當誰依也。卽斷髮自誓。父母知其志篤。乃不忍強。

姑久病風失明。聞手滌溷音混穢。時漱口上堂。祇音是其目。目爲復

明。及姑卒。家貧無資。與子親負土葬之。朝夕悲號。聞者憐惻。

呂氏曰。未有貞妻不爲孝婦者。聞氏事姑。至誠自復。明非至孝感通。孰謂舌能愈目哉。乃有欺其不見。而以贈具食者。

死節之婦。身當凶變。欲求生必至失身。非捐軀不能遂志。

死乎不得不死。雖孔孟亦如是而已。

皇甫規妻。不知何氏女。美姿容。能文工書。時爲規答書記。人怪

其工。後乃知之。規卒。妻年方少。董卓爲相。聘以輜駟百乘。馬二

十匹。奴婢錢帛充路。妻乃縗服。詣卓門。跪自陳請。辭甚酸愴。卓

使侍者拔刀圍之。謂曰。孤之威令。四海風靡。乃不行於一婦人

乎。妻知不免。乃起罵卓曰。君羌胡之種。毒害天下。猶未足耶。妾

先人清德奕世。皇甫氏文武上才。爲國忠臣。君其趣與趨義同走吏

敢行非禮於爾君夫人耶。卓乃引車庭中。以其頭懸。鞭撲交

下。妻謝杖者曰。重加之。令我速死。遂死車下。後人圖畫。號曰禮

宗云。

呂氏曰。哀哉皇甫妻也。有色有文有行。而天不祚其身。義哉皇甫妻也。諉之以利。怵之以兵。而竟不奪其志。至于跪卓乞免。積誠意以感動之。可謂從容不迫矣。不愛死。不求死。不得已而後死。其善明死者哉。

梁氏臨川人。歸王氏家。纔數月。會元兵至。與夫約曰。吾必死。兵

若更娶。當告我。頃之夫婦俱被執。有軍千戶。欲納梁氏。梁給曰。

同行而事兩夫。情禮均病。乞歸吾夫。而後可。千戶從之。夫去。計

不可追矣。卽拒搏怒罵。遂被殺。越數年。夫謀更娶。議輒不諧。因

告妻夜夢妻云我死後生某氏家後當復為君婦明日遣人聘之。一言而合。詢其生與婦死年月日正同云。

呂氏曰。氏全夫之智。臨變不迷。從一之貞。再生不易。事不必其有無。然金石之操。約世世事。一夫世顧有事。一夫而懷二心者。梁氏傳不可不讀。

曰下疑脫  
誤字

譚烈婦趙氏。吉州永新人。元兵破城。趙氏抱嬰兒。隨其舅姑。同藏鄉校中。為悍兵所執。殺其舅姑。又執趙欲污之。不從。恐之以刃。趙罵曰。吾舅死於汝。吾姑又死於汝。與其不義而生。寧從吾舅姑死耳。遂與嬰兒同遇害。血漬文廟兩楹之間。入甕。死然婦人抱嬰兒狀。磨以沙石不去。鍛以石炭。其狀益顯。

呂氏曰。舅姑之血。豈不濺染。甕石。然已泯沒。而烈婦嬰兒血狀宛然。磨而益著。貞心為血。貫徹金石。理固然耳。

潘氏字妙圓。山陰人。適同邑徐允讓。甫三月。值元兵圍城。潘同

夫匿嶺西。賊得之。允讓死於刃。執潘欲辱之。潘顏色自若曰。我一婦人家。破夫亡。既已見執。欲不從。君安在。願焚吾夫。得盡一勳。即事君。百年無憾矣。兵從之。乃為坎燔柴。火正烈。潘躍入烈焰而死。

呂氏曰。濟變以才。含情以量。使妙圓罵賊不屈。豈不獲死。而夫骨誰收。又安得同為一坎之灰耶。哀懼不形。安詳已成。其志圓也可為丈夫法矣。

趙淮長沙人。德祐中。攜妾成銀樹填。元兵至。俱執。至瓜洲。元將使淮招李庭芝降。淮不從。為所殺。棄屍江濱。妾入元軍。泣曰。妾夙事趙運使。今屍棄不收。情不能忍。願得掩埋。終身事公無憾。元將憐之。使數兵輿至江上。妾聚薪焚淮。骸骨置瓦缶中。自抱持。操小舟至中流。仰天慟哭。躍水而死。

呂氏曰。淮之忠。妾之節。讀之俱堪淚下。使妾也。罵賊而死。則淮骨終無入收矣。哀言感動。元將為憐。淮盡江心。妾全首領。處變不當。如是耶。

守節之婦。視死者之難。不啻千百。而無子女之守。為尤難。余列之死者之後。愍死者之不幸也。天地常經。古今中道。惟守為正。余甚重之。

高行者。梁之寡婦也。榮於色。美於行。夫早死不嫁。梁貴人爭欲取之。不能得。梁王聞之。使相聘焉。再三往。高行曰。妾夫不幸。先狗馬填溝壑。妾養其幼孤。勢難他適。且婦人之義。一醮不改。忘死而貪生。棄義而從利。何以為人。乃援鏡持刀。割其鼻曰。妾已刑矣。所以不死者。不忍幼弱之重孤也。且王之求妾者。非以色耶。刑餘之人。殆可釋矣。相以報王。王乃免其丁徭。號曰高行。

呂氏曰。王侯不能奪其守。况卿大夫乎。堅於金石。凜若冰霜。吾於梁寡見之。

魏夏侯氏。名令女。方適曹文叔。而文叔死。令女年少無子。父母欲嫁之。令女乃斷髮為信。後曹氏滅族。父母以其無依。必欲嫁之。令女又截其兩耳。斷其鼻。以死自誓。蒙被而臥。血流滿牀。席家人歎而謂之曰。人生世間。如輕塵棲弱草耳。何辛苦如是。且夫家夷滅已盡。守此欲誰為哉。令女曰。吾聞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前盛之時。尚欲保終。况今衰亡。何忍棄之。禽獸之行。吾豈為乎。

呂氏曰。曹爽之族赤矣。獨令女在。父母是依。蓋朝夕以必嫁為心者也。設令女不毀其形。使不可嫁。寧免奪志之謀乎。令女苦節。蓋不得已耳。

劉長卿妻桓氏。生男五歲。而長卿卒。桓氏防遠嫌疑。不肯歸寧。

兒年十五夭死。桓氏慮不免，乃割其耳以自誓。隣婦相與怒之，謂曰：夫亡子死，無以養節，何貴義輕身若此哉？對曰：昔我先君五更學為儒宗，尊為帝師。五更以來，男以忠孝顯，女以貞順稱。詩云：無忝爾祖，聿修厥德。是以預自刑剪，以明我情。沛相王吉上奏高行，顯其閭門，號曰行義桓婺。

呂氏曰：桓氏寡居守禮，十年不歸寧，可謂遠嫌之至矣。禮有大歸女喪，與在室同之文。桓也，即依父母家，何害哉？何天不福有德竟令不嗣，至所稱不辱先人，則錫光乃父家教所從來矣。

魏溥妻房氏，貴鄉太守房湛之女也。幼有烈操，年十六而溥疾，且卒，謂之曰：死不足恨，但母寡家貧，赤子未歲，抱恨於黃墟耳。房垂泣對曰：幸承先人餘訓，出事君子，義在偕老，有志不從，命也。今夫人在堂，弱子襁褓，不能以身相從，而多君長往之恨，何

以妾為君其瞑目。溥卒，將大斂，房氏操刀割左耳，投之棺中曰：鬼神有知，相期泉壤，流血淋漓，姑劉氏輟哭而謂曰：何至於此？對曰：新婦年少，不幸早寡，實慮父母未諒，至情持此自誓耳。聞者莫不感愴，竟守志終身。

呂氏曰：房氏年纔十六耳，撫孤養母，守節終身，豈不難哉？割耳投棺，一以成永訣之信，一以息奪嫁之謀，貞婦之心，金石同礪矣。

王凝家青齊間，為號州司戶參軍，以疾卒於官。家素貧，二子尚幼，妻李氏攜其子，負凝遺骸以歸東，過開封，止旅舍。主人不納，李氏顧天色已暮，不肯去。主人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慟曰：我為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為人所執耶？即引斧自斷其臂，見者為之歎惜。開封尹聞之，白其事於朝，厚恤李氏，而答其主人。

呂氏曰。男女授受不親。故嫂溺始投之手。苟不至溺。兩手不相及也。李氏以引臂為汚。遂引斧斷之。豈不痛楚。義氣所激。禮重於身故耳。可為婦人遠別之法。

王氏睢陽人。趙子乙之妻也。子乙早死。王氏誓不改嫁。靖康之亂。自以年少有姿。行節難保。乃以聖土塗面。鬚頭散足。負姑攜幼子。避地而南。人無犯之者。流離四年。至溫陵。徙居於蒲。終身清白。

呂氏曰。冷容謝淫。王氏知之矣。西施為無鹽。豈不在我。奈何以一面目。賈一身之禍哉。烈女智不及此。誠可悲矣。吾表王氏以爲美。婦女避亂之法。

鄭廉唐人妻李氏。年十七嫁廉。一歲而廉死。李守志不移。夜夢一男子求為妻。初不許。後數夜夢之。李曰。豈容貌猶妍。招此邪魔耶。即斷髮垢面。塵膚敝衣。自是不復夢。備嘗甘苦。守節終身。

刺史白其操。號堅正節婦。

呂氏曰。夢非真也。苟不失真。夢亦何害。李氏猶以為恨。而毀容以絕夢焉。如此貞心。即燕雀當不入門。何物男子。敢生邪哉。

賢婦愛夫以正者也。成其德濟其業。恤其患難。皆正之謂也。

高叡妻秦氏女也。叡為趙州刺史。為默噉所攻。州陷。叡仰藥不死。眾昇至默噉所。默噉示以寶刀。異袍曰。爾欲之乎。降我當賜爾官。不降且死。叡視秦。秦曰。君受天子恩。貴為刺史。城不能守。乃以死報分也。即受賊官。雖階一品。何榮之為。自是皆瞑目不語。默噉知不可屈。乃並殺之。

呂氏曰。高叡仰藥。固慷慨殺身之志也。及被執而迫以利害。有徘徊心焉。向非秦氏以大義沃之。安知不失身二君乎。不

為威快。不為利誘。此大丈夫事也。乃婦人能之。嗚呼烈矣。

馮昭儀者。漢元帝之昭儀。光祿勳馮奉世之女也。初入宮為婕

妤。生中山王。建昭元帝年號中。出幸虎圈。鬪獸。後宮皆從。熊走出攀

檻欄。欲上殿。左右貴人皆驚走。婕妤當熊而立。左右格殺熊。天

子問。汝獨不畏熊耶。對曰。妾聞猛獸得人而止。妾恐至御座。故

以身當之。元帝嗟歎。以此敬重焉。

呂氏曰。婦人多畏。馮昭儀之當熊。忠義所切。遂不暇畏耳。

守禮之婦。謹勅身心。慎修名節。一言一動。必合於禮。而不

苟。

貞姜者。齊侯女。楚昭王夫人也。王出遊。留夫人漸臺之上。江水

大至。王使使者迎夫人。忘持符。使者至。請夫人出。夫人曰。王與

宮人約。召必以符。今使者不持符。妾不敢從。使者曰。水方亟。還

而取符來。無及矣。夫人曰。妾聞貞者不犯約。勇者不畏死。妾知

從使者必生。然棄約越義。有死不為也。於是使者取符比至臺

崩。夫人溺而死焉。王哀之。號曰貞姜。

呂氏曰。貞姜可謂殺身以成信矣。待符而行。照主之信也。無論狡偽之徒。假將王命。即王命真耶。非其初約為貞姜者。有死而已。斷斷乎不可行也。或曰。貞姜隨使者而來。昭王罪之與。曰。王懼其死。而方喜其來也。奚罪。雖貞姜亦信其從。召而

王不罪已也。以信成君。以禮持已。故寧死而不往耳。

荆國大長公主。宋太宗女也。真宗時。下嫁駙馬都尉李遵勗。舊

制。選尚者。降其父為兄弟行。時遵勗父繼昌無恙。王因繼昌生

日。以舅姑禮謁之。帝聞之喜。密以縑音兼。并絲繒也。衣寶帶器幣。助為

壽。信國長公主。宋神宗女也。崇寧三年。下嫁鄭王潘美之曾孫



名意事姑修婦道潘故大族夫黨數百人賓接皆盡禮無畏外  
言志尚冲澹服玩不為粉華歲時簡嬉遊十年間惟一適西池  
而已。

呂氏曰婦道之衰也久矣貴族之女嫁賤富室之女嫁貧則  
慢視舅姑輕侮夫婿舅姑夫婿亦不敢以婦禮責之見夫黨  
尊長則倍傲輕浮此皆無知俗女有識者為之歎笑而彼方  
志驕意得視不知愧則不自父母之所驕也今觀荆國信國  
兩公主克謹婦道如民間子則謂千古  
賢人矣吾錄之以為挾富貴女子之勸。

柳公綽妻韓氏相國休之孫女家法嚴肅儉約為縉紳家楷範  
歸柳氏三年無少長未嘗見其露齒常衣絹素不用綾羅錦繡  
每歸寧不坐金碧輿祇乘竹兜子二青衣步屣音洗以隨常命  
粉苦參黃連熊膽和為丸賜諸子承夜習學舍之以資勤苦。

呂氏曰相國孫女節度使之夫人金與繡服本不為侈乃獨  
簡素自持言笑不苟豈惟韓氏賢二公家法可概知矣近世

婦女羅珠刺綉襦篋充溢大袖長衫覆金掩綵五美爭學日  
新月異有甫成而即毀者無職男子日悅婦人之心而不足  
安望以節儉率之哉德不如人而衣飾是尚  
家不能治而容冶相在皆柳夫人之罪人也。

明達之婦見理真切論事精詳有獨得之識有濟變之才  
亦婦人之所難也。

徐吾者齊東海上貧婦人也與隣婦李吾之屬會燭夜績徐吾  
最貧而燭數不繼李吾謂其屬曰無與夜不夜也徐吾曰是何  
言與自妾之會燭也起常先息常後洒掃陳席以待來者食常  
從薄坐常處下為燭不繼之故也夫一室之中益一人燭不為  
暗損一人燭不為明何愛東壁之餘光不使貧妾得蒙見哀之  
恩長為僕役之事李吾莫能應遂復與夜終無後言。

呂氏曰有餘者當以分人是謂不費之惠不足者當知度已  
是謂自善之術世未有不相資而能相久者也若徐吾者可

以為法矣。

狄仁傑為相。有盧氏堂媪。居橋南別墅。音媪止一子。未嘗入都城。狄仁傑每伏臘晦朔。修餽甚謹。嘗休暇。候媪安否。適見表弟挾弓矢。攜雉兔。來歸進膳。顧揖仁傑。意甚輕簡。仁傑因啟媪。某今為相。表弟何樂。願悉力從其旨。媪曰。相自為貴。爾媪止有一子。不欲令事女主。仁傑大慙而退。

呂氏曰。盧氏之賢明。不可及矣。不以貧賤托當路之甥。世情所難。而不事女主一語。尤烈。丈夫所難。輕于請托者。可以愧。

姚婦楊氏。閩人。符承祖之媪也。家貧。承祖為文明太后所寵。家累鉅萬。疎遠親姻。皆資借為榮利。楊一無所求。嘗謂其姊曰。姊雖有一時之榮。不若妹有無憂之樂。姊遺之衣服。不受曰。我夫家世貧。美服非其所宜。與之奴婢。不受曰。食不能給。常着破衣。

自執苦事。承祖耻之。乃遣人乘車往迎。楊堅臥不起。從者強昇輿上。則大哭曰。爾欲殺我耶。符家內外皆笑。號為癡媪。及承祖敗。誅及親戚。楊氏以貧窶得免。

呂氏曰。蠅集。腥。蟻附。糞。常胥及焉。即承祖不敗。而有義有命。彼富貴者。豈吾所為。資哉。楊媪不痴。不必驗之。成敗間矣。

鄭氏建州人也。南唐平建州。鄭有殊色。裨將王建封逼之。劫以刃。不為屈。建封嗜人肉。畧少婦百許。日殺其一具食。引鄭示之曰。懼乎。鄭曰。願早充君庖。為幸多矣。建封終不忍殺。以獻查文徽。文徽甚愛之。百計必欲相從。鄭大罵曰。王師弔伐。凡義夫節婦。特加旌賞。以風天下。王司徒出於卒伍。不知禮義。無足怪。君侯讀聖賢書。為國大將。當表率羣下。風示遠人。乃欲加非禮於一婦人。以逞無耻之慾。妾有死而已。幸速見殺。文徽大慙。召其

夫付之。

呂氏曰。鄭所遇王查兩將。皆羞惡之心。未亡者。故得從容。慷慨。以免于難。向使節婦貞女。當被劫之初。或陳說大義。以愧之。或婉語悲情。以感之。義理之心。盜賊皆有。寧必其無一悟者乎。要之身陷于賊。非死不足以成名。非罵不足以成死。彼怒心甚。則怨心衰。亦保節之一道。然吾竊有懼焉。一女子不能當兩健兒。倘激其怒。而必欲相辱。即死不足雪恨。以是知不如愧之感之為得也。

頰上某為帥淮揚。有一僕號稱驍勇。過芒碭間。其地多盜。僕與妻前驅。至葭葦中。僕大呼曰。素聞此處多豪傑。何無一人敢與吾敵耶。俄而葭葦中。數盜出。攻僕殺之。僕妻跪賊慟哭。叩頭感謝曰。妾本良家婦。被此人殺吾夫而擄之。無力復讐。大王今為吾斷其首。妾殺身無以報大德。前途數里。吾母家也。肯惠顧。當有金帛相贈。賊喜而從之。至一村。保聚多人。外列戈戟。婦人走

大哭訴其故。保長賺賊入。就而擒之。無一人得免。

呂氏曰。倉卒間。恐懼之心。智者且眩。然失策。况婦人乎。乃能以節義之語。觸羣盜之憐。既免殺辱。又報仇讐。智深勇沉。烈丈夫所讓。孰謂斯人而有斯識耶。

文學之婦。史傳所載。班班膾炙人口。然大節有虧。眾長難掩。無論如蔡文姬。李易安。朱淑貞輩。即回文絕技。詠雪高才。過而知悔。德尚及人。余且不錄。他可知矣。然亦有貞女節婦。詩文不錄者。彼固不以文學重也。

班婕妤者。漢左曹越騎校尉况之女。彪之姑也。少有才學。成帝選為少使。大被寵幸。居增成舍。帝嘗遊後宮。欲與同輩。婕妤曰。妾觀古聖帝明王。皆有賢臣正士侍其左右。惟衰世之君。乃有女嬃在側。妾不敢恃愛。以累聖明。其後趙飛燕姊妹。妬寵爭進。

譖班婕妤怨望祝詛帝考問對曰妾聞修正尙未獲福爲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愆如其無知愆之何益帝然之婕妤自知難容乃求供事太后于長信宮

呂氏曰同輩之寵皆后妃嬪御之所禱而求者也婕妤既辭而復諫至于辨謗數語義正詞確可謂寵辱不驚矣欲求長信以避妒不賢而能之乎

### 母道

母不取其慈而取其教溺愛姑息教所難也繼母不責其教而責其慈忌嫌憎惡慈所難也慈母不傳而慈繼母傳爲繼母者可以省矣乳保列于八母故亦附焉

禮母教子以禮正家以禮者也若孟母禮不足以盡之而事歸于禮故以禮名

孟母仇音氏舍近墓孟子少嬉戲爲墓間事母曰此非吾所居乃去舍市傍孟子嬉戲爲賈音人街賣事母曰此非吾所居復徙舍學宮之傍孟子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母曰可矣遂居之及孟子長學六藝而歸母方績問學所至孟子曰自若也母以刀斷其織曰子廢學若吾斷斯織也夫君子學以立名問則廣知奈何廢之孟子懼旦夕勤學

正母望子以正者也無見女子之情惟道義是貴

王孫賈年十五事齊閔王國亂閔王見殺國人不討賊王孫母謂賈曰汝朝出而不還則吾倚門而望汝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闥而望今汝事王王出走汝不知其處尙何歸乎賈乃入市中令百姓曰淖音齒亂國殺王欲與我誅之者右袒而人從者四

百人刺淖齒而殺之。君子謂王孫母義而能教。詩云：教誨爾子，式穀似之。此之謂也。

呂氏曰：世之愛子者，多欲保全其身，至見危授命，則深悲而固止之，豈知不義而生，不若成仁而死哉！王孫母以未君望其子，寧失倚門之望焉。賢哉母也，善用愛矣。

陸續母治家有法，續為太守尹興門下掾。音篆時楚王英謀反，

事連續，詣洛陽詣獄。續母自吳達洛陽，無緣見續，但作食饋之。

續對食悲泣，不自勝。音升使者問故，續曰：母來不得相見耳，問何以知之？續曰：此食母所餉也。音向也。吾母切肉未嘗不方斷。音短

葱以寸為度，是以知之。使者以聞，特赦。

呂氏曰：人未有心正而事邪者，亦未有事慎而心苟者。陸母慈肉兩事，而平生之端方，言動之敬慎，可類推矣。吾取為婦法。

范滂音旁母有賢行。漢靈帝建寧中，大誅黨人，詔捕滂。滂詣獄，其

母就之訣。滂白母曰：仲博滂弟，孝敬足以供養。滂從龍舒君滂父

歸黃泉，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忍之恩，勿增感戚。母曰：汝

今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兼得乎？滂跪

受教，再拜而辭。

呂氏曰：滂當亂世，而高論以速凶，處小人而激清以樂死，狷介之流也。吾深惜之。惟是名壽不可兼得，妙合知足之旨，而慨然割愛，無見女子之情，母也賢乎哉。

劉安世除諫官，未拜命，入白母曰：朝廷不以兒不肖，使居言路。

諫官須明目張膽，以身任國，脫有觸忤，禍譴立至。主上方以孝

治天下，若以老母辭，當可免。母曰：不然。吾聞諫官為天子諍臣，

汝父平生欲為之而不得，汝幸居此地，當捐軀以報國恩，使得

罪流放。無問遠近。吾當從汝所之。安世受命。是以正色立朝。面折廷爭。人目之為殿上虎。

呂氏曰。安富貴。保身家。此婦人常態也。安世之母。以捐身報國。望其子。可謂知大義矣。

仁母以慈祥教子者也。一念陰德。及於萬姓。

雋不疑為京兆尹。行縣錄囚。還其母。輒問。有所平反。母喜笑。飲食言語異於他時。或無所出。母怒為之不食。由是不疑為吏不殘。君子謂不疑母能以仁教。

嚴延年母生五男。延年為河南太守。所在名為嚴能。冬月論囚。流血數里。河南號曰屠伯。其母嘗從東海來。欲就延年臘。到洛陽。適見報囚。母大驚。便止都亭。不肯入府。延年出至都亭。謁閉閣不見。延年免冠頓首閣下。母乃見之。因責數延年曰。幸備郡

守。專治千里。不聞仁義教化。有以全安愚民。顧多刑殺。以致威

豈為民父母之意哉。延年服罪。頓首謝。將歸。謂延年曰。天道神

明。人不可獨殺。我不自意。老當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東海。

為汝掃除墓地耳。遂去。後歲餘。延年棄市。東海莫不稱母賢智。

呂氏曰。天道好生。傳嚴二母。皆明于天道者也。至于仁義教化。全安愚民。二語賢哉。嚴姬。可為民父母之訓辭矣。

歐陽修母鄭氏。家素貧。無資。親教公讀書。以荻畫地。教公書字。

嘗謂曰。汝父嘗夜覽囚冊。屢廢而歎。吾問之曰。死獄也。求其生

不得耳。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

也。矧求而有得耶。以其有得。而知不求而死者有餘恨矣。夫常

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豈天道哉。修服之終身。

公母。責子而不責人者也。世皆私其女。而尤人無已。不公

甚矣。

張待制夫人魯氏申國夫人之姊也。最鍾愛其女。然居常至微細事。教之必有法度。如飲食之類。飯羹許更益。魚肉不更進也。乃幼女嫁呂榮公。一日夫人來視女。見舍後有銅金之類。大不樂。謂申國夫人曰。豈可使小兒輩私作飲食。壞家法耶。其嚴如此。

呂氏曰。婦人之于女也。在家恣其言動。以嬉狎為權。既嫁。美其衣食。惟饜足是遂。見姑便以銅金。惟知感恩。又安問家法。可。否。耶。若魯氏者可為婦人愛女之法。

廉母以貪戒子者也。婦人廉。世所希。故錄之。

陶侃母湛氏。生侃而貧。每紡績資給之。使結勝已者。賓至輒款。延不厭。一日大雪。鄱陽孝廉范逵宿焉。母乃徹所臥。新薦。自剉

給其馬。又密截髮。賣以供殺饌。逵聞之。歎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侃後為潯陽縣吏。監魚梁。以一乍鮓遺母。母封還。以書責侃曰。爾為吏不廉。是吾憂也。

呂氏曰。吾讀詩。見雞鳴。婦人欲成夫德。至解雜佩。陶母愛子。到薦斷髮。以延客。不更切哉。子也。何以慰母心。友也。何以答母意乎。世之好客。如陶母者。誠稀。而號稱契知者。果能益人之子。足以當陶母之情。否耶。吾欲為之流涕。

唐崔元暉母盧氏。嘗戒元暉曰。吾聞姨兄辛元馭云。兒子從宦者。有人來云。貧乏不自存。此是好消息。若貴貨充足。裘馬輕肥。此是惡消息。吾嘗以為確論。比見親表中。仕宦者務多財。以奉親。而其親不究所從來。但以為喜。若出乎祿廩可矣。不然。何異盜乎。縱無大咎。獨不內愧於心。汝今為吏。不務潔清。無以戴天覆地。宜識吾意。故元暉所至。以清白名。

呂氏曰廉母多矣未有如崔氏教子之明切者吾取之以為在訓。

嚴母威克厥愛者也有父道焉。

吳賀母謝氏每賀與賓客語輒於屏間竊聽之一日賀言入長短謝聞之怒笞賀一百或曰臧否士之常而笞之若是謝曰愛其女者當求三復自主之士妻之今獨產一子使知義命而出語忘親豈可久之道哉因泣不食賀恐懼自是謹默。

呂氏曰亡身之禍言居其尤正使義所當言我身何惜而平居談短論長直許醜底自求切齒腐心之恨禍將焉逃吳母教子可謂知所重矣勞母有遺恨哉。

陳堯咨母馮氏有賢德堯咨善射為荆南太守秩滿歸謁其母母曰爾典名藩有何異政對曰州當孔道過客以見善射莫不歎服母曰忠孝以輔國爾父之訓也爾不行仁政以善化民顧

專卒伍一夫之技豈父之訓哉因擊以杖金魚帶墜地。

呂氏曰嚴明哉陳母知善射非太守之職可不謂明乎子焉遂官而猶以杖擊之可不謂嚴乎廷者以從子之義責母謬矣子正母從母正子從。

伊川先生曰吾母侯夫人仁恕寬厚撫愛諸庶不異已出從叔幼孤夫人存視常均已子治家有法不嚴而整不喜笞扑下人視小奴婢如兒女諸子或加呵責必戒之曰貴賤雖殊人則一也汝如是大時能為此事否先公凡有所怒必為之寬解惟諸兒有過則不掩也嘗曰子之不肖猶母蔽其過而父不知耳夫入男子六人所存惟二亦不姑息纔數歲行或跌音跌家人走前扶抱夫人呵責曰汝若安徐寧至跌乎每食嘗置之坐側食絮羹即叱之曰幼求稱欲長當何如雖童僕有過不令以惡言



罵之。故頤兄弟平生於飲食衣服無所擇。不惡罵。教使然也。與人爭忿。雖直必責之曰。患汝不能屈。不患不能伸耳。及稍長。使從善師友。雖居貧。子欲延客。則喜而為之。

呂氏曰。庶子從叔。婦人所厭惡者也。夫人視如已子。幼子婦人所溺愛者也。夫人待若嚴師。小戚獲。婦人所貴備者也。夫人不輕答。非慈而正。嚴而恩。二子皆為大儒。有自哉。

宋呂榮公母申國夫人。性嚴有法。雖甚愛公。然教公事事循蹈規矩。甫十歲。祁寒暑雨。侍立終日。不命之坐。不敢坐也。日必冠帶。以見長者。平居雖甚熱。在父母長者之側。不得去巾襪衣服。惟謹。行步出入。無得入茶肆酒肆。市井里巷之語。鄭衛之音。未嘗一經於耳。不正之書。非禮之色。未嘗一接於目。故公德器成就。大異於人。

呂氏曰。善教子者。以嚴之外無他術。善用嚴者。一慎之外無他道。今人教子。每事疎忽。寬縱。不耐留心。及德性已壞。而答扑日加。徒令傷恩。無救於晚視。申國夫人可以悟矣。

智者達於利害之故者也。

孫叔敖為兒時。出遊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見其母而泣。母問故。對曰。吾聞見兩頭蛇者死。今者出遊見之。其母曰。蛇安在。對曰。吾恐他人復見。殺而埋之。其母曰。汝不死矣。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德弭音米。眾妖仁除。百禍書不云乎。皇天無親。惟德是輔。爾默矣。必興於楚。及叔敖長。為令尹。君子謂叔敖之母知天道。

呂氏曰。天道好生。敖母奚取于埋蛇之兒乎。蓋殺善人者。以全人。陰德莫大焉。世有吝保凶頑。殃殘良弱。不肯除善去惡。而自附于仁者。其未知埋蛇之義。

慈繼母恩及前子者也。

齊義繼母齊二子之母也。當宣王時，有人闖死於道。二子立其傍，更坐焉。兄曰：我殺之。弟曰：我殺之。期年不決。言之王。王曰：皆赦之。是縱有罪，皆罪之。是誅無辜，使相問其母。母泣而對曰：殺其少者，相曰：何謂也？母曰：少者妾子也，長者前妻之子也。其父疾且死，屬音視妾曰：善視之。妾既諾矣，豈可以忘？且殺兄活弟，是廢公也。背言忘信，是欺死也。因泣下沾襟，相告王，皆赦之。尊其母曰義母。

呂氏曰：繼母視前子，仇讐也。彼其先吾子之年，共吾子之業。又慮為吾子他日害，雖前子孝養恭誠，未必肯諒其心。而恒不樂其有，况肯救其死？又以己子代之死乎？若義繼者，于夫為賢妻，于子為慈母，千載而下，尚能使入揮淚。至于異母兄弟，含冤而爭死，况輕于死者，安肯自私自利，而相處於薄哉？同胞人有餘愧矣。

珠崖令死，後妻生子九歲。前妻之女，初名十三歲，相攜扶觀以歸。法攜珠入關者死，繼母有珠繫臂，棄之。其子拾而置之，母奩音連皆不知也。至海關，關吏索之，得珠，曰：嘻，死矣。誰當坐者？初恐母服罪，對曰：父亡之日，母棄繫臂，初心惜之，取而置諸鏡奩，母不知也。繼母亦以初為實，然憐之，因謂吏曰：願且待，幸勿劾兒。兒誠不知也。夫不幸，妾解繫臂，忘而置諸奩中。妾當坐，初固曰：母哀初孤，而強活之，初當坐，母不與也。相與涕泣，哽咽。音歇送葬者盡哭，路人莫不下淚。關吏執筆垂泣，不能就一字。乃曰：吾寧坐之，不忍刑慈母孝女也。俱遣之。後乃知其男也。

呂氏曰：此天理人情之至也。可泣鬼神，可貫金石。可及豚魚，可化盜賊。初年十三耳，而能若是，殆天植其性與。而繼母之賢，晚世所希，惜也。史逸其姓耳。

李穆姜南鄭人。安衆令程文鉅之妻也。有二子。而前妻四子。以穆姜非所自出。謗毀日積。穆姜衣食撫字。皆倍所生。或謂母四子甚矣。何以慈為。對曰。四子無母。吾子有母。設吾子不孝。寧忍棄乎。長子興。疾困篤。母親調藥膳。憂勞憔悴。興愈。呼三弟謂曰。繼母慈仁。出自天性。吾兄弟禽獸。其心慚負深矣。遂將三弟詣縣。陳母之德。狀已之罪。乞就刑。縣言之郡。郡守表異其母。四子許令自新。

呂氏曰。世皆恨繼母不慈。而寬於前子之不孝。皆一偏之見也。兩不得。兩有罪。要之禮責卑幼。則尊長無不回之天。故有閔損不患衣蘆之好。有主祥不患守柩之虐。吾因穆姜慈而有感於世之恕前子者。為未云。

陳氏建陽人。余楚繼妻也。生子翼。三歲而楚死。陳氏盡以其產與前妻二子。翼年十五。使遊學四方。翼在外十五年。成進士以

歸。迎母入官。後二子貧困。又收養而存恤之。

呂氏曰。繼母每私其所生。能均產業足矣。况夫產盡讓前子。既貧而又恤之。即親母何加焉。均產中道也。讓產賢道也。天下無過慈之繼母。吾於陳氏所深取焉。

慈乳母。乳母所保他人子也。祇以受人之託。遂盡親之情。或身與俱死。或以子代死。為人保子。義當如是。

秦攻魏破之。殺魏王瑕。誅諸公子。而一公子不得。令魏國曰。得公子者。賜金千鎰。匿之者。夷三族。乳母與公子俱逃。魏故臣見乳母而識之。曰。公子安在。母曰。不知。雖知之。不可以言。故臣曰。國破族滅。子尚誰為乎。且千金重利也。夷族極刑也。汝其圖之。母曰。見利而反。上者逆也。畏死而棄義者亂也。今持逆亂而求利。吾不為。且為人養子者。務生之。非為殺之也。豈可利賞畏誅。

廢正義而行逆節哉。遂逃公子於澤中。故臣以告。秦軍爭射之。乳母以身蔽公子。遂同死焉。秦王聞之。以卿禮葬乳母。祠之。太宰寵其兄為五大夫。賜金百鎰。

呂氏曰。魏之故臣。可寸斬。可族誅矣。吾又歎乳母短于料人。也。設見故臣。號泣而問之。曰。公子安在。或故臣有問。告以被難。又安知公子不能免乎。彼乳母者。固望故臣協力共謀。以免公子也。詎知又一秦哉。君子貴忠。又貴有志。以成其忠。誠而不明。保身以濟事。難矣哉。

義保者。魯孝公之保母也。姓臧氏。與其子俱入宮。養孝公。魯人作亂。求孝公將殺之。義保乃令其子衣公之衣。臥公之處。魯人殺之。義保遂抱公子以出。遇公舅魯大夫於外。遂託以公而逃。魯人高之。論語曰。可以託六尺之孤。義保之謂也。

呂氏曰。臧氏賢乎哉。魯不滅國不絕嗣。臧氏之力也。魯之卿大夫愧矣。

姊妹之道。

姊妹。女兄弟也。氣分一體。情自相關。先王以婦人內家也。每割恩焉。然親愛出於天性。則休戚豈同路人。取其篤情重義者。不敢盡以中道律之也。

齊攻魯至郊。望見一婦人。抱一兒。攜一兒。軍且及矣。棄其所抱。抱其所攜而走。兒隨而啼。婦人不顧。齊將問兒。走者誰。曰。吾母也。齊將追而問。婦對曰。所抱者兒子。所棄者妾之子也。軍至力不能兩存。寧棄妾子耳。齊將曰。兄子與己子孰親。婦人曰。己之子私也。兄之子公也。子雖痛乎。獨謂義何。於是齊將按兵而止。使言於君曰。魯未可伐也。山澤婦人。猶知行義。而况士大夫乎。遂還。魯君聞之。賜婦人束帛百端。號曰義姑姊。君子曰。義其大

哉雖在匹婦國尤賴之。

呂氏曰義則義矣然而未聞道也己之子夫之子也非婦人所得專也設夫有眾子或夫在可以復生兄先亡或遺孤而為父後如義姑者可矣不則雖以義奪情終非萬世之常經也然則奈何曰兩存之以乞生于齊將不得則死之孰存孰亡惟兒所值耳至于齊將之料則可

李文姬者趙伯英妻漢太尉固之女也固為梁冀所殺二子俱死獄中少子燮為文姬所匿密托固門生王成曰李氏一脉惟此兒在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節今以六尺奉託生死惟足下成遂引燮浮江入徐州界變姓名為酒家傭酒家異之以女妻燮後遇赦得還

如姊之道

如姊今所謂妯娌也異姓而處入骨肉之間搆覺起爭化同

為異兄弟之斧斤也錄古今賢妯娌

昌化章氏兄弟二人皆未有子兄先抱族人子育之未幾其妻生子詡弟曰兄既有子安用所抱之兒為幸以與我兄告其妻妻曰無子而抱之有子而棄之人謂我何弟固請嫂曰無已寧與我所生者弟不敢當嫂竟與之後二子皆成立長曰榘季曰詡榘之子樵標詡之子鑄鑑皆相繼登第遂為名族

呂氏曰世俗兄弟可笑矣借馬而飢渴在懷借衣而淥浣是囑兒之嗣始得之兒分以與弟無德色無吝心顧不難哉要之嫂氏之賢不可及矣割肉相與雖舅姑難強之從况意不出于夫子耶天昌其後殆和氣所召與

蘇少娣姓崔氏蘇兄弟五人娶婦者四矣各聽女奴語日有爭言甚者鬪墻操刃少娣始嫁姻族皆以為憂少娣曰木石鳥獸吾無如彼何矣世豈有不可與之人哉入門事四嫂執禮甚恭

嫂有缺之。少娣曰：吾有，即以遺之。姑有役其嫂者，嫂相視不應。命少娣曰：吾後進，當勞吾為之。母家有果肉之餽，召諸子姪分與之。嫂不食，未嘗先食。嫂各以怨言告少娣者，少娣笑而不答。少娣女奴以妯娌之言來告者，少娣笞之，尋以告嫂，引罪。嘗以錦衣抱其嫂小兒，適便溺，嫂急接之。少娣曰：無遽恐驚兒也。了無惜意。歲餘，四嫂自相謂曰：五嬪大賢，我等非人矣。奈何若大年，為彼所笑，乃相與和睦，終身無怨語。

呂氏曰：天下易而家難，家易而娣難。專利辭勞，好讒喜聽，婦人之常性也。然始於彼之無良，成于我之相學。三爭三讓，而天下無貪人矣。三怒三笑，而天下無凶人矣。賢者化人從我，不賢者壞我，猶人吾于蘇少娣，心服焉。

何氏永嘉王木叔妻也。初歸王氏家甚貧，何氏佐以勤儉，家用遂饒。一日語夫曰：子可出仕，奈弟妹貧寒何。橐中餘貲，請以分

之。夫喜曰：是吾志也。且日盡散簪珥，不遺木叔既仕，又曰：弟妹尚困，有田如許，何不畀之。夫喜曰：此尤吾志也。遂以田與弟妹。

一郡稱為賢婦。

呂氏曰：憎同室而專貨利，婦人莫不爾。欲其彼我分明已難，况盡為所有，以與弟妹乎。其夫喜而從之，友于可堅知矣。

姑嫂之道

舅姑之女，兄弟之妻，分莫親情，莫厚者也。然二人者，每不相得，則女過為多焉。父母無終身之依，姊妹非緩急之賴。繼父母而親我者，誰也。獨奈何持目前成社，傷後日松蘿哉。夫君子言古道，不計世情。余云云，為見女子說也。

歐陽氏宋人，適廖忠臣，踰年而舅姑死於疫，遺一女，閨娘纔數月。歐陽適生女，同乳哺之。又數月，乳不能給，乃以其女分隣婦。

乳而自乳。閨娘二女長成。歐陽於閨娘每倍厚焉。女以爲言。歐陽曰。汝我女。小姑祖母之女也。且汝有母。小姑無母。何可相同。因泣下。女媿悟。諸凡讓姑。而自取餘。忠臣後判清河。二女及笄。富貴家多求姪氏。歐陽曰。小姑未字。吾女何敢先。且聘吾女者。非以吾愛吾女乎。其問諸隣人。卒以富貴家先。閨娘簪珥衣服。器用罄其始嫁。粧奩之美者送之。送女之具不及也。終其身如是。閨娘每謂人曰。吾嫂吾母也。歐陽歿。閨娘哭之。至嘔血病歲餘。聞其哭者。莫不下淚。

呂氏曰。姑嫂世所謂參商人也。嫁女之家。聞有小叔姑。則戚而嫂亦厭惡此兩人。若不可一日有。何者。爲母耳目。諸惡相。皆也。世之爲嫂者。誠如歐陽氏賢。則舉世皆閨娘矣。吾于是知一人盡道。兩人成名。同室仇讐。過分多寡耳。難以罪一人。  
陳安節之妻王氏始嫁歲餘而夫卒。遺孤甫月。家貧。王氏躬操

勤者如男子。修行最謹。教子孫有法。家漸以饒。鄉人敬之。呼曰堂前。初堂前之歸陳氏也。舅姑二侍。夫之妹尚幼。堂前教育撫字如女。及笄厚嫁之。舅姑歿。妹求分財。堂前盡出室中所有。與之無吝色。妹得財。盡爲夫淫蕩所罄。貧不能自存。堂前爲又置田宅。撫諸甥如己出。終無怨語。

呂氏曰。堂前孝養舅姑。教育子孫。周恤宗族。廣施陰功。砥礪名節。無一不善者。而姑嫂之情。尤世所希。余特表而出之。  
鄒瑛宋人。繼母之女也。前母兄娶妻荆氏。繼母惡之。飲食常不給。瑛私以己食繼之。母苦役荆。瑛必與俱。荆有過誤。因不令荆知。先引爲己罪。母每扑荆。則跪而泣曰。女他日不爲人婦。也有姑如是。吾母樂乎。奈何。令嫂氏父母日。憂女之眉耶。母怒。欲笞瑛。瑛曰。願爲嫂受之。嫂實無罪。母徐察之。後適爲士人妻。舅

姑妯娌姊妹知其賢也。皆敬重焉。媵歸寧。抱數月兒。媵置諸牀上。兒偶墜。火爛額。母大怒。媵曰。吾臥於媵室。不慎。媵不知也。兒竟死。荆悲悔不食。媵不哭。為好語相慰。曰。媵作意耶。我夜夢凶兒當死。不則我將不利。強媵食而後食。母後見女之得愛於夫家也。竟成慈母。媵嘗病。媵為素食三年。瑛五子。四登進士。年九十三而卒。

呂氏曰。小姑如姑。媵甚畏之。媵異母也。視媵乃如是。多壽多男子。多貴。殆天所以報賢人哉。吾鄉大小姑。貴重出嫁之女。與母列坐。坐居左。弟婦與同席。告坐。大姑立受之。稍不當于心。則辭色強半也。讀此傳。寧不汗顏。錄為後世姑氏之訓。

嫡妾之道

有家之凶。嫡妾居其九。堯於舜。既歷試諸艱矣。猶以二女難之。彼二女者。何煩舜難哉。况夫非舜。嫡妾非同胞之親。無英

皇之賢。而欲其志同行也。不亦難乎。是故夫道嚴正。嫡道寬慈。妾道柔順。三善合。而太和在閨門之內矣。

女宗者。宋鮑蘇之妻也。鮑蘇仕衛三年。而娶外妻。女宗養姑甚謹。因往來人間。候其夫。賂遺外妻甚厚。其嫂曰。夫人既有所好。子何留乎。女宗曰。婦人一醮。別時不改。供衣服以事夫子。精酒食以事舅姑。以專一為貞。以善從為順。豈以專夫之室為善哉。忌夫所愛。是謂貪淫。婦德之耻也。夫禮天子十二。諸侯九。卿大夫三。士二。今吾夫誠士也。有二不亦宜乎。且婦人七去。妬正居一。媵不教。吾以居室之善。而欲使吾為見棄之行也。不聽。宋公聞之。表其閨曰女宗。

呂氏曰。女無美惡。入官見妬。此婦人常性也。女宗于夫之外。妻不直不妬。又厚遇之。以是相與。而夫不感其賢。妾不樂其



德以釀一家之和氣者未之有也。可為婦人之法。

花雲妻郃氏。妾孫氏。俱懷遠人。雲守太平。與陳友諒戰。為所縛。不屈而死。郃生子煒。方三歲。郃聞城將陷。以牲酒祭家廟。會家人泣曰。城破。花將軍必死。吾豈能獨生哉。幸有嬰兒。不可使花氏無後。若等善視之。遂赴水死。孫瘞。郃屍。遂抱兒以行。脫簪珥。覓漁舟。渡江。遇亂軍。奪舟棄孫於水。孫抱兒遇斷木浮至。附之入葦洲。採蓮實哺兒。七日不死。夜半聞人語。呼之。逢一翁。自稱雷老。引達帝所。孫抱兒拜且哭。帝亦哭。置兒于膝。曰。此將種也。雷老忽不見。煒後拜水軍左衛指揮使。偕孫至太平。奉郃骸骨。為雲刻像。合葬上元縣。

呂氏曰。煒非孫氏出也。亂離之際。忍九死以全義。卒收夫與嫡。而合葬焉。士女淑媛。不在貴賤間矣。身忠臣。妻節婦。妾賢

人。孰謂花將軍死哉。

婢子之道

婢也賤。何以錄。錄賢也。論勢分。則大夫士庶人妻。不相齒。論道義。則溝壑餓殍。可與堯舜共一堂。何言貴賤哉。

會稽翟素。士族之女也。聘而未嫁。賊至欲犯之。臨以刃。不從。其房婢名青者。跪而泣曰。無驚我姑氏。青乞代死。賊竟殺素。又欲犯青。青曰。我欲代姑。冀全其名節性命耳。姑既見殺。我生何為。遂罵賊。賊怒復殺之。

呂氏曰。青之代死。忠也。不受辱。貞也。忠貞兩字。士君子且難。况婢女乎。

教女遺規卷之中終

教女遺規卷之下

桂林陳宏謀編輯

王孟箕家訓御下篇

名演疇江西彭澤人萬歷進士任山西副使

謹按寬仁慈惠婦女之德。即婦女之福也。婦女不踰戶外。其不寬不仁。不慈不惠。或難施於外人。而先施於門內。門內如翁姑夫子女。或猶有不敢不忍之意。其可以逞其不寬不仁。不慈不惠者。惟此日夕相對之奴婢耳。故入其家。觀其奴婢。而有以知婦之良與不良也。茲篇所言女子御下。酷烈暴虐之態。可謂推見至隱。極情盡致矣。亦思為婦女。而至於如此。賢乎不賢乎。人將畏而敬之乎。抑厭而遠之乎。天將予之福祿乎。抑加之災害

乎。不有人禍。必有天災。不干其身。必于其子孫。吾願爲士夫者。持此一通。合婦女輩。常相借鏡。轉相傳述。庶幾無則加勉。有則改之。救得一分不良之性。卽留一分之福澤也。

凡人家道稍溫。必蓄僕婢。彼資我之養。我資彼之力。蓋相依而成人家。彼既有力。何處不可依人。而謂彼非我。則無以爲生者。誤也。律有入官爲奴之條。士庶之家。安得有奴。故僕曰義男。婢曰義媳。幼者曰義女。皆與己之兒媳子女同稱。雖有貴賤。非犬馬之與我不同類者。陶淵明所謂。此亦人子也。可釋思矣。

人家於此輩。衣服飲食。不加體恤。已失慈惠之道。若唾罵捶楚。畧無節制。殘忍何堪。或當罵而竟撻。或宜量撻而加重撻。或無故撻之。此在男子容有之。而婦人尤甚。婦人於僕婢皆然而於小婢尤甚。

男子得僕以服使於外。婦人得婢以服使於內。皆可代己之勞。此男婦之所同也。惟婦人得僕婢。代爲出入。而已得嚴內外之防。得供使令之役。是婦人之於僕婢尤切也。乃於所蓄僕婢。無端凌虐。或吹爨而少竊腥蔬。或看茶而便竊茶果。此小過。宜恕之可耳。或叱罵之。量扑之足矣。乃以爲罪大惡極。而不可赦也。盡力鞭笞。不在人理相待之內。有舅姑聞聲而不避。有妯娌力勸而不能。若丈夫禁之。則反甚其怒。猶曰彼爲盜耳。又有命之服役而不諳。蓋彼爲愚痴。故爲人役耳。正可憐遣理恕。而從容教之。乃持棍棒而押之。一面打罵。一面視其幹辦。彼痛楚難堪。

恐怖心勝。益周章無措。而益捶楚不休。猶曰。此其不用心服役耳。又有因家之不如意。無名頓起。無故動火性。怨毒橫生。遂遷怒於僕婢。而撻之。視平昔更甚。青天雷電。平地風波。令彼躲閃無門。手足難措。豈不為無端業障哉。

夫法莫嚴於官府矣。打用竹板。笞用荆條。拶夾刑具。只竹木之屬。另有人數杖。就是大盜。亦未有杖之上百者。諸刑具止施于兩臂手足。而胸背腰脇不及焉。而婦人不然也。房中便用火筋鐵鉗。厨中便用刀背。有節柴棍。其小者耳。撻之不計其數。甚至一日二三次。箠楚之。腰背脇肋。諸要害之處。不論焉。况官府中受杖之人。出則有人慰勞。有酒食煖馨。有棒瘡膏藥。此輩卽有同類。不敢一目之顧。又安所得酒食瘡傷藥物哉。血肉之軀。原非金石。彼不能速斃於杖下幸耳。

况被打罵之時。威不稍霽。嗔目咬牙。如猫之捕鼠。狠心毒手。如虎之擒羊。分明一座活地獄。日中撻。不計其早晨曾撻。晚間撻。不計其日中曾撻。又何論今日撻。計其前日。昨日。已撻乎。且撻之時。有曰。便打你死。不要償命。不過要去了幾兩銀子。嗟嗟。人命非蟻螳也。但不計費。可任所為。殊不知善惡報應。天理昭彰。不及其身。必于子孫。豈銀錢所能寬貸。良可懼也。

欲閑有家。須嚴於納媳之始。所謂教婦初來也。蓋新婦初來。就是素性剛狠。自有許多含蓄。不敢發處。欲撻僕婢。必要先稟白舅姑。月不過一二度杖。不過荆條數不過三五下。倘有私撻。暗地撻。姑查出而叱之。再不改。白其父母。又再不改。父責其子。姑

責其媳不妨過嚴。自不敢忤其胸臆。數月規矩已定。後來自能照行之。若初時稍縱。將來必勢重不可返。無藥可醫矣。若其剛狠自用。不聽約束。及初來未嚴。養成撻入手熟者。又有一處焉。嫁賣之。彼必生讐。惟聽其遠遁。投生不爲尋究。去後亦不復買。惟工雇童稚。應門捧茶。若又稍稍難爲。明年并無肯爲工雇者。非薄其妻。實所以成之也。惟丈夫刑家無道。只爲不堪其呼喚。或已逃而必尋。或尋不獲而復買。私心必曰。彼經此錯。將來必改。不知婦怨無終。再行舊路。將來不至撻死不已。是婦人之業。丈夫作之也。明有國法。幽有鬼神。其報應豈不譴及婦人而並及丈夫哉。

溫氏母訓 有序

烏程于石先生。以崇禎丙子舉於鄉。初名以介。後更名璜。舉癸未禮闈。筮事徽司理。疆事壞。死之。先帝后以節烈風萬世。公夫人長安。從容就義。遺集十二卷。末述先訓。乃母夫人陸所身教口授者。信乎家法有素。而賢母之造就不虛也。夫顏訓袁範。世稱善。則類皆士之所修立。未聞官師垂誡。踵季婦大家。而有言也者。有之。自節孝始矣。原集繁重。不利單行。爰再付梓。讀者其廣知奮興乎。序失名

謹按溫母之訓。不過日用恒言。而于立身行己之要。型家應物之方。簡該切至。字字從閱歷中來。故能耐人尋思。發人深省。由斯道也。可不媿鬚眉矣。豈僅爲清閨所宜則倣哉。于石先生之氣節。凜凜有自來也。敬錄之。使

凡為女子者。知為人婦。為人母。相夫教子。與有責焉。必明大義。諳物情。如溫母者。乃盡婦人之道。勿以為止。主中饋而已也。

窮秀才。譴責下人。至鞭扑而極矣。暫行知警。常用則斲。教兒子亦然。

貧人不肯祭祀。不通慶弔。斯貧而不可返者矣。祭祀絕。是與祖宗不相往來。慶弔絕。是與親友不相往來。号曰獨夫。天人不祐。凡無子而寡者。斷宜依向嫡姪為是。老病終無他志。祭祀近有感通。愛女愛婿。決難到底同住。同住到底。免不得一番擾攘官司也。

凡寡婦。雖親子姪兄弟。只可公堂議事。不得孤名密囑。寡居有婢僕者。夜作明燈在來。

少寡不必勸之守。不必強之改。自有直捷相法。只看晏眠早起。惡逸好勞。忙忙地無一刻丟空者。此必守志人。身勤則念專。貧也不知愁。富也不知樂。便是鉄石手段。若有半晌偷閑。老守終無結果。吾有相法要訣。曰。寡婦勤。一字經。

婦女只許粗織柴米魚肉。數百字。多識字無益。而有損也。凡人同堂同室同窗。多年者。情誼深長。其中不無敗類之人。是非自有公論。在我當存厚道。

世人眼赤赤。只見黃銅白鉄。受了斗米串錢。便聲聲叫大恩德。至如一鄉一族有大宰官。當風抵浪的。有博學雄才。開人胆智的。有高年老輩。道貌誠心。後生小子。步其孝弟。長厚終身。受用

不窮的。這等大濟益處。人却埋沒不提。纔是陰德。

周旋親友。只看自家力量。隨緣答應。窮親窮眷。放他便宜。一兩處。纔得消讒免謗。

中年喪偶。一不幸也。喪偶事小。只爲續弦費處。前邊兒女。先將古來許多晚娘惡件。填在胸坎。這邊父母婢婦。唆教自立馬頭出來。兩邊閑雜人。占望風氣。弄去搬來。外邊無干人。聽得一句兩句。只肯信歹。不肯信好。真是清官判斷不開。不幸之苦。全在于此。則如之何。只要做家主的。一者用心周到。二者立身端正。凡父子姑媳。積成嫌隙。畢竟上人。要認一半過失。其胸中橫豎道。卑幼奈我不得。

貧人未能發跡。先求自立。只看幾人在坐。偶失物件。必指貧者

爲盜藪。幾人在坐。羣然作弄。必持貧者爲話柄。人若不能自立。這些光景。受也要你受。不受也要你受。

寡婦勿輕受人惠。兒子愚。我欲報而報不成。兒子賢。人望報而報不足。

我生平不受人惠。兩手拮据。柴米不缺。其餘有也。挨過。無也。挨過。

作家的。將祖宗緊要做不到事。補一兩件。做官的。將地方緊要做不到事。幹一兩件。纔是男子結果。高爵多金。不算是結果。

兒子是天生的。不是打成的。古云。棒頭出肖子。不知是銅打就銅器。是鉄打就鉄器。若把驢頭。打作馬面。有是理否。

世間輕財好施之子。每到骨肉。反多恚吝。其說有二。他人蒙惠。





按賬俗帳  
字也清程  
灝通俗編  
曰帳今市  
井或造賬  
字用之諸  
字書中皆  
未見

閉門課子。非獨前程遠大。不見匪人。是最得力。

父子主僕。最忌小處煩碎。煩碎相對。面目可憎。

懶記賬籍。亦是一病。奴僕因緣為姦。子孫情及成敗者。由于此。

家庭禮數。貴簡而安。不欲煩而勉。富貴一層。繁瑣一層。繁瑣一

分。疎濶一分。

曾祖母告誡汝祖汝父云。人雖窮飢。切不可輕棄祖基。祖基一

失。便是落葉。不得歸根之苦。吾寧日日減。殮一頓。以守尺寸之

土也。出厨嘗以手捫鍋蓋。不使兒女輩減竈更然。今各房基地。

皆有變賣轉移。獨吾家無恙。豈容易得到今日。念之念之。

汝大父赤貧。曾借朱姓者二十金。賣米以餬口。逾年朱姓者病

且篤。朱為兩槐公紀綱。不敢以私債使聞主人。旁人私幸以為

可負也。時大父正客姑熟。偶得朱信。星夜趕歸。不抵家。竟持前

欠本利。至朱姓處。朱已不能言。大父徐徐出所持銀。告之曰。前

欠一一具奉。乞看過收明。朱姓蹶起。頌言曰。世上有如君忠信

人哉。吾口眼閉矣。願君世世生賢子孫。言已氣絕。大父遂哭別

而歸。家人詢知其還欠。或駭之。大父曰。吾故駭。所以不到家者。

恐為汝輩所惑也。如此盛德。汝曹可不書紳。

問世間何者最樂。母曰。不放債不欠債的人家。不大豐不大歉

的年時。不奢華不盜賊的地方。此最難得。免饑寒的貧士。學孝

弟的秀才。通文義的商賈。知稼穡的公子。舊面目的宰官。此尤

難得也。

凡寡婦不禁子弟出入房閣。無故得謗。婦人盛飾容儀。無故得

謗。婦人屢出燒香看戲。無故得謗。嚴刻僕隸。菲薄鄉黨。無故得謗。

凡人處前後嫡庶妻妾之間者。不論是非曲直。只有塞耳閉口。為高用氣性者。自討苦吃。

聯屬下人。莫如減冗員。而寬口食。做人家。高低有一條活路便好。

凡與人田產錢財交涉者。定要隨時討箇決絕。拖延生事。婦人不諳中饋。不入厨堂。不可以治家。使婦人得以結伴聯社。呈身露面。不可以齊家。

受謗之事。有必要辯者。有心不可辯者。如係田產錢財的。遲則難解。此必要辯者也。如係閨閫的。靜則自銷。此必不可辯者也。

如係口舌是非的。久當自明。此不必辯者也。

凡人氣盛時。切莫說道我性子定要這樣的。我今日定要這樣的。驀直做去。畢竟有撞撞。

人當大怒大怒之後。睡了一夜。還要思量。

史指臣願體集名典。江南陽州人。

謹按。婦女深處閨房。不知世事艱難。習成驕悍情性。而搆釁於嫡庶之間。耗財於婚嫁之事。取辱於嫌疑之際。往往不免為士夫者。明知其非。而恩常掩義。以至一傳眾咻。驟難見信。且有陰為所持。牢不可破者矣。願體集所載。頗多居家涉世之事。茲錄其切於近世婦女之病。如前所云者。雖其曲盡形容。不無為下等人說法之處。

而知病卽藥。因俗立教。余有取焉。就此數者之中。男女嫌疑。尤爲家門榮辱所繫。勿謂無傷。其禍將長。有閑家之責者。防微杜漸。竟以此爲門內之人。鬼關可也。

婦人女子。明三從四德者。十無一二。在父母膝下。性情自任。于歸之後。便見賢愚。貧家婦女。紡績炊爨。井臼農庄。事姑哺兒。勤勞終日。獨是富貴女子。在室受雙親之庇。出嫁享夫家之安。高堂大厦。飲食多美味。時鮮穿插。皆綾羅珠翠。兒女有乳媪抱領。針線有婢妾應承。家務從不經心。釀成驕傲之性。惟知粧飾一身。求全責備。竟不知米從稻出。絲自蠶抽。視錢財如糞土。以物命爲草芥。那管夫家經商者。有操心籌算。作宦者有仕路艱難。若性質淳良者。尙聽公姑之訓。丈夫之言。有一等驕悍婦人。不

知理法。不信果報。公姑丈夫。開口便傷。侍妾婢女。終朝打罵。及至逼出事端。爲丈夫者。顧恤體面。焉肯令妻出乖露醜。到底仍是丈夫抵當。竭力彌縫過去。及至事後。見兒女滿前。姻親羅列。出遣不可。警戒不從。若以大義數責。彼反輕生恐嚇。又怕多事。惟有忍耐而已。愚謂經史女箴。勸必不聽。惟有令人講解律例。并詞訟招詳。某官審某事。某人犯某罪。使知婦女亦有罪條。王法不盡男子。而善惡報應之事。時時陳說。庶乎稍生畏懼。或可挽於萬一也。

有夫婦。而後有父子。若娶妻而卽生子。且聯舉數子。則承祧有人。可無恨矣。至有子而仍娶妾。賢者所不免焉。爲之妻者。若果溫惠寬和。得以相安無事。則如古所稱。穆木螽斯之懿範。不多

讓矣。若夫婦年近四十。或生女而不生男。或曾生而不育。或竟全不一生者。則急宜置妾以爲嗣續之計。爲之婦者。正宜和衷寬待。以冀其早爲生育。俾吾夫得免無後之歎。而已亦不失爲嫡母之尊。每見賢淑之婦。年在四十左右。艱於嗣息。卽歡然勸夫娶妾。和集一門。未幾妾尙未生。妻忽生子者。亦有妻妾並舉子者。要以和氣自能致祥也。奈何有一種嫉妬性成者。明知年齒日增。生育無望。說到娶妾。卽百計刁難。迨至勉強作成。遂必入門見嫉。明則尋是覓非。顯加辱苦。暗則私覷密察。以冀間離。幸而懷孕生子。或漠不關情。或伴爲稱慶。終日滿腔積恨。一片殺機。有生子而強遣其母者。有子疾而陰肆其毒者。有鬪爭無寧日者。充其毒計之心。可以死其夫。可以亡其身。又安惜乎之。

無後爲大哉。夫四十無子。則娶妾。婦人無子去。妬去。律例昭然。原不忍斯人之終於無後也。獨怪怯懦之夫。甘受制於潑悍之婦。或委靡不振。怒而不言。或顧惜臉面。自相掩覆。坐使無良之婦。得志以逞。俾祖父之血食自我而斬。豈非不孝之至。而爲天地間一大罪人乎。吾謂人至四十無子。則宜告過宗族及婦之父母兄弟。按律娶之。敢肆阻撓。卽正以無子去妬去之罪。案鳴之於官。決於必去。爲官長者。俾明律法。不得少事姑惜。按律去之。使閨門不賢不淑之婦。知有天綱人紀。不可磨滅。不敢負隅肆惡。則儆一戒百。不獨一人一家。受其福庇。有裨風俗。人倫不少矣。

亦有嫡妻素明大義。惟恐覆夫宗祠。聽其置妾納婢。所賴爲之。

夫者嚴分正倫不容傾越幸而生育子女必教以孝敬嫡庶庶幾謹微於著之義乃有婢妾生子反起踞寵奪嫡之心始而舉動放恣繼以語言肆詬至謂母以子貴嫡庶何分而漸欲易其位者且有夫心偏向謂妾能為我生子接宗一味寬縱舉動任其僭越語言聽其觸犯視結髮之愛若路人於寵姬之間多袒護者則名分倒置實為亂階不思夫婦為五倫之始結髮乃父母所配廟見之日原冀昌衍吾宗無何實命不猶不得已而相夫置妾生子代為恩勤亦謂子雖庶出而我為嫡母是夫宗不絕即婦嗣有託也若妾則蛾眉得寵遽干名分妻則淒其冷落視若贅疣不獨悖理滅倫既獲罪於名教以此寡情薄德捫心其能自安乎

一本此條下有兄弟爭財其父遺不盡不止妻妾爭寵其夫命不死不休一條

一本金屋作金屋

世人於嫁女一事必誇奢鬪靡苦費經營往往有因一嫁一娶大傷元氣者事後追憶所費其實正用處少浮用處多如當盛之家必欲從厚與其金珠溢篋幣帛盈箱綵轎几筵極一時之盛何如佐以資本代置庄田為彼後日之恒產乎曾見有詩云婚姻幾見鬪奢華金屏銀屏眾口誇轉眼十年人事變粧奩賣與別人家殊有深味

又有不足之家拘牽禮節男女俱已長成或因賄贈無資不肯允嫁或因繁文無措不敢親迎坐使婚嫁愆期寧作曠夫怨女者不思男女之情室家之願原以婚嫁及時為幸與其以儀文未備而待時何如以遷就團圓而成事况青春已屆年忽一年時事遷變又焉保將來之果如我意耶又有產僅中人效顰富

室惟知六禮必周。不計家資厚薄。或稱貸以備釵環。或廢產以  
供花燭。迨至入門之後。向之繁文縟節。轉眼皆空。今之典借花  
銷。俱成實累。夫男女畢姻。原欲其續祖妣。而大門閭。若以一婚  
嫁之故。而累債耗家。雖有佳男佳婦。已苦於門戶。無可支持。始  
悔前此浪費。則亦何益之有。

妻雖賢。不可使與外事。僕雖能。不可使與內事。

三姑六婆。勿令入門。此輩或稱募化。或賣警珥。或假媒妁。或治  
疾病。顯一傳說。各家新聞。以悅婦女。暗中盜哄財物。尙是小事。  
常有誘為不端。魘魅刁拐。種種非一。萬勿令其往來。至於娼妓。  
更是不祥穢物。出入臥房。尤為不可。媒婆穩婆。不能不用。擇其  
善者用之。亦不可令其時常往來。

男女不雜坐。

無論尊卑長幼遠近

不同梳。

音架。音架。皆置

不同

巾櫛。

拭巾髮梳。

不親授。

授祭則以盤盛其餘。不得已而

內外不

共井。

嫌同。

不共浴。

浴。嫌相。如被褥枕簟之

不通衣

裳。

嫌混。

不浣

洗也。裳。下服也。不浣。洗賤服。

女子嫁而反。兄

弟

同。

弗與同席而坐。弗與同器而食。

有事來家。則語于中。男

子入內。不嘯。不指。夜行以燭。無燭則止。

取光明之義。此

故不許出中門。出中門必擁蔽其面。

有用袖為幪者。或

夜行以

燭。無燭則止。

此婦女之

出入於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

道。路。之。間。

此曲禮別男女之大節。所以嚴內外。而防瀆亂也。有

家者不可不知。

男女遠別。不止翁婦嫂叔為然。世俗惟嚴於翁婦。其於無別甚

者。不可不知。

願體集

三

明

一本矣下有然字

者叔嫂姊夫小姨妻弟之妻皆不避嫌近於蠻貊矣避嫌不必相隔太遠也。三步之外止足背立可也。數步之外止足背立則貧窮小戶皆可避嫌何况富族同室尊親皆能有別何况外人。

男女之所隔絕者惟爭一見禮云外言不入於相也。門限也。內言不出於相即聲音尚不容通况顏面乎。於此見聖賢防微杜漸之意有等婦人竟不避人入寺燒香登船遊玩為丈夫者明知而縱之其故何如甚有好見人者反笑避人為不大方則惑愈甚謹飭閨門人盡知之而主家者於服食器用之類或躬親備辦或介紹分勞獨於婦女抵掠脂粉女工針線之物每多忽畧聽其自購常見閭巷閨雛朱門媵婢叢筵佇立與街市貨郎擇揀精粗奪來搶去男女混雜大為不雅豈禮嚴內外獨此不禁歟

且所擊之器名為驚閨結綉喚嬌娘予謂閨可驚而嬌娘豈可為若輩喚乎。深心者當令童僕代之。

唐翼修人生必讀書名彪浙江蘭谿人歷在會稽長興仁和訓導

謹按婦人以夫為天而舅姑為夫之父母義莫重焉事之不得其道孝敬有虧即才智有餘曷足貴乎。篇中敬翁姑敬夫之節周詳真摯發乎天性而于繼姑貧賤之夫委曲承順服事尤謹伯叔妯娌之間任勞讓財恩愛無間教子以義方不事姑息此尤婦女所難也。一門之內有婦如此不特人敬之服之天亦必佑之家道其有不興者乎。此篇當與女誠參觀誠哉其為必讀書也。婦人賢不賢全在聲音高低語言多寡中分聲低言寡者賢也。

聲高言多者不賢也。

人非聖人不能無過。况婦人乎。媳婦偶然有失。公姑丈夫譴責。當欣然受之。云媳婦不是。自此當改。則不推前過無害。卽此便增一善矣。若橫爭我是。得罪公姑。得罪丈夫。是一小過未完。反增一大罪也。

媳婦之倚仗爲天者。公姑與丈夫三人而已。故事三人必須愉色婉容。曲體歡心。不可纖毫觸犯。若公姑不喜。丈夫不悅。久久則惡名昭著。爲人所不齒矣。奴僕皆得而抵觸我矣。故婦之善事公姑丈夫也。非止爲賢與孝也。且以遠辱也。

夫者天也。一生須守一敬字。見丈夫來。便須立起。若宴然高坐。此驕倨無禮之婦也。稱夫有定禮。如相公官人之類。不云爾汝也。如爾汝忘形。則夫婦之倫褻矣。凡受殮奉茗。必雙手恭擎。未寒進衣。未飢進食。此婦不易之職分也。

媳婦不唯自己要盡孝。尤當勸夫盡孝。語云。孝衰於妻子。此言極可痛心。故媳婦以勸夫孝爲第一。要使丈夫踪跡常密于父母。而疎於己身。俾夫之孝行倍篤。于在時。乃見媳婦之賢。若丈夫于公姑小有違言。便當代爲謝罪。曰。此由媳婦不賢。致使吾夫不順于公姑。非獨丈夫之罪也。請公姑息怒。今後當勸丈夫改過矣。

婦與姑之最易失歡心者。背後之言語。最易得歡心者。亦背後之言語。如在母家親戚。夫家親戚之前。及在自己房中。凡有言語。必稱公姑之德。多蒙優待。只是我不能孝順。展轉相聞。公姑



豈不大喜乎。若略有一言怨望。公姑聞之。必心不喜。連當面旁處落空矣。雖然。言語之謹肆。發于念頭之真假。未有孝順之心不真。而言語能檢點者也。

繼姑待媳。多帶客氣。勢所必然。媳婦當此。務以誠心感之。既屬已姑。何分前後。凡事極其誠敬。不假一毫虛飾。姑知婦真心相待。自然心歡意悅。并客氣都化了。若媳婦胸中稍分先後。不覺形之辭色。初則彼此客氣。既而乖戾無所不至矣。或有媳婦先入門。而繼姑後至者。姑尊媳卑。名分不以先後改易。當一于誠敬。不可生怠慢心也。

媳婦於翁。殊難為孝。但當體翁之心。不須以向前親密為孝也。或翁體不安。須頻頻免姑問安。為善。

或已為嫡媳。而家有庶姑。其事庶姑。亦須承順。而加禮貌焉。不可恃嫡慢庶。致傷庶叔之心。并傷阿翁之心。若已為庶媳。則宜小心奉侍。曲體庶姑之心。嫡姑在堂。則事庶姑以敬。而禮貌稍殺於嫡姑。統所尊也。嫡姑沒。并禮貌亦宜尊崇矣。倘或庶姑舉止。有未合理。媳婦只宜以禮自持。和色婉容。規以正道。不亢豎不委靡。方為合禮。

婆與媳。雖如母子。然母子以情勝。婆媳則重在禮焉。凡婆之衣服器具。銀錢酒食。俱不可擅動。婆在房中開箱看首飾與衣服。或與姑娘小叔密語。俱宜退步。惟命之前始進。又凡有好物好衣。察婆欲與姑者。不妨贊成之。

凡公姑與丈夫之親友。倉卒間到。要留酒食。而銀錢偶乏。或慶

弔諸儀銀錢無措。媳婦知之。既宜脫簪珥與衣服。不待公姑開言。方爲先意承志。至一二贈嫁器皿。卽當公用。不當慮及完全。敝毀。若稍有愛惜之語。卽傷公姑之心。爲下人姍笑。常有公姑寧貸于隣家。而不屑問媳婦借者。其婦之不賢可知也。

平常之家。安能常得甘旨以供姑舅。然亦有法也。只要諸物烹庖得訣。務令適口。便是甘旨。若遣人辦買。必囑付擇其最佳者。方買之。此卽孝順妙法也。

一應往還之理。或行或否。應厚應薄。須一槩稟命於姑。不可自作主意。然其中猶有周旋也。待姑家親戚。須常存要好看之心。母家親戚。苟禮文可減。一切省之可也。

有等媳婦。不能孝姑。偏欲孝母。此正是不孝母也。事姑未孝。必

貽母氏以惡名。可謂孝女乎。蓋女在家以母爲重。出嫁以姑爲重也。今媳婦必欲盡孝於父母。亦有方畧。須先從孝敬公姑。丈夫起。公既喜婦能孝。必歸功於婦之父母。必加厚於婦之父母。丈夫既喜妻賢。必云非岳母賢淑。吾妻安得柔和。或夫家富貴。則必有潤澤及母家矣。此則女之善孝其親也。

丈夫有不得意之事。爲妻者宜好語勸慰之。勿增慨歎。以助抑鬱。但當委婉云。將來自有好日。方謂賢妻。

丈夫在館不歸。此是能攻苦讀書。不可常寄信問候。以亂其心。數數歸家。卽荒時廢業矣。若親友有書札來。悉有要務。速傳送之。

丈夫不事儒業者。或居家營運。出外經商。俱是心血所成。勞四

一本蕩下有子字

體以贍妻子。為婦者。必須憫夫勞役。軫夫饑寒。體恤隨順。方稱賢淑。家貧能撫恤慰勞。尤徵婦德。若蕩嫖賭。敗壞祖宗基業。必宜苦諫。至再至三不聽。則涕泣爭之。

媳婦之善相其夫者。第一要丈夫友愛。世之兄弟不友愛者。其源多起於妯娌不和。丈夫各聽婦言。遂成參商。此大患也。為媳婦者。善處妯娌。惟在禮文遜讓。言語謙謹。有勞代之。有物分之。公姑見責。多方解勸。要緊之物。先事指點。則彼自感德。妯娌即睦矣。如我為伯姆。彼為叔婦。倘彼偶疾。言遽色不堪。相加我歡然受之。不爭勝氣。不與回答。彼自愧悔。和好如初。其或公姑偏愛。多分物件與彼。切勿計量。只是相忘。或我富他貧。我貴他賤。皆須曲意下之。周其不足。不可稍有輕侮。若他富貴。我貧賤。亦

宜謙卑委婉。不可先存爾我之見。諸姪姪女。宜愛之如子。乳少者助其乳。抱至膝上。常加笑容。已之子女。當令其敬伯母叔母。一如親母。此要務也。

兄弟一氣。必無二心。往往因妯娌之間。自私自利。致傷兄弟之和。此婦之大惡也。婦之賢。第一在和妯娌。妯娌不和。大約以公姑恩有厚薄。便生妬忌。便有爭執。此不明之甚也。公姑胸中。如天地一般。有何偏見。若厚於大伯大姆。必是伯姆賢孝。得公姑之歡。厚於小叔婦。必是叔婦賢孝。得公姑之歡。正當自反。負罪引慝。改過自新。庶公姑有回嗔作喜之時。豈可不知自責。且有怨望。若公姑獨厚於已。夫妻則當深自抑損。凡百分物。讓多受寡。讓美受惡。方是賢婦人也。

長兄如父。長嫂如母。故介婦與家婦婦諸長有尊卑之分。宜隨行不敢並行。姑舅若有事。使介婦行者。介婦不得辭勞。欲分在於家婦禮也。

婦有必不可辭之職分。又有不可遲緩之行事。客一到門。則茶鍾酒杯。餽饌菜碟。俱宜料理。不可委之羣婢。更宜速快。遲則恐客不及等待。蓋媳婦之職。原須必躬必親。辛勤代勞。苟以手高坐。便是最不賢之婦。

婦人無事。切勿妄用一文。凡物須留贏餘。以待不時之需。若隨手用盡。則貧窮可拭目而待。安可不一心節儉。婦之賢者。家雖富厚。常要守分。甘淡泊。喜布素。見世間珍寶錦綉。及一切新奇美好之物。皆敗家之種子。方為有識婦人。

婦人衣服。宜安本分。富而奢侈。服飾犯分。大不可也。况眾人同處。而我一人衣飾獨異。為眾所指目。小家之婦。欣欣自榮。大家之婦。心必不自安也。

公姑之婢僕。不但不可辱罵也。並不可厲聲嚴色。蓋優禮婢僕。即所以敬公姑也。如婢有過。公姑未見。當好言戒諭之。不必令翁姑知之。其或大偷盜。及欲逃亡。媳先知其情者。公姑未曉。亦須稟知。然只可云耳聞。不可顯言其狀。致難收拾。又須云恐非灼見。再須詳察。

本房婢僕。雖宜慈愛。然或觸公姑之怒。皆宜重懲。不可護短。但訓飭之時。不可防於言語。恐反開罪于公姑耳。

婢僕衣裳。宜令時加浣濯。髻鬟袴履。須令整頓端齊。若聽其蓬

頭垢面污穢難堪甚或身有血漬面有爪痕令人不忍見聞則至婦之不慈不賢行道之人皆指摘之矣

凡物須預謹守防閑毋令盜竊萬一有此乃已不能謹密之過且只忍耐不妄加猜疑及輕聽人言輒至僕婢房中搜索搜出則喪其廉耻搜不出則彼反有辭若公家僕婢及在外之人尤不可妄指每因失物反招大是非增添閒氣此不可不深思切戒者也

凡授銀物與僕婢不宜手授必置几案上令其自取之亦須照管毋令他人竊去也

凡生養子女固不可不愛惜亦不可過于愛惜愛惜太過則愛之適所以害之小兒初生勿勤抱持裹而置之聽其啼哭可也

醫云小兒頓足啼哭所以宜達胎滯乳飲須有節日不過三次夜惟雞將鳴飲一次衣用稀布寧薄無厚語云若要小兒安常帶三分饑與寒蓋孩提一團和氣十分飽煖反生疾病珠帽項圈手鐲切不可合着身無論非從樸之道而誨盜招拐之禍不淺圖財害命之禍更深

富貴之家愛子過甚子所欲得無不曲從之性既縱成一往莫禦小有拂逆便肆咆哮及至長大恃強好勝破敗家財猶是小事一切刑禍從此致矣為父母者亦曾念及此乎

子弟幼時當教之以禮禮不在精微止在粗淺如見尊長必作揖長者經過坐必起立長者呼名即急趨之門內門外長者問何人對必以名不可曰我曰吾長者之前不可喧嚷致爭廳堂

之中不可放肆偃臥。凡事非僮僕所能為者，必須為父母代勞。不可推諉。畧舉大端，不能遍指，宜觸類推廣。童子幼年不可衣之羅綺裘裳，恐啟其奢侈之心。長大不能改也。

王朗川言行彙纂名之鉄湖廣湘陰人

謹按古今婦女懿行，其卓卓可記者，已載于閨範矣。茲編所錄，皆其軼事，不少概見，而儉約樸素之風，孝慈忠厚之道，亦婦女所當廣其見聞，而是微是則者也。至于待奴婢之道，虐之不可，縱之亦不可，偏聽之更不可。故于御下篇而外，又續有取于此。庶幾于禮恤之中，寓約束之意，委曲以教導于先，嚴切以防閑于後，皆所以全

惠下之仁也。集中所輯嘉言懿行甚多，茲不及全錄云。

婦禁十三：一曰干預外政，二曰入寺燒香，許願祈男，三曰無故聚飲，卽有事飲酒不得沉醉，四曰會諸姻黨，同席熟談，五曰痛撻奴婢，及惡聲詈罵，六曰優厚三婆，七曰侈蓄珠翠，八曰看龍舟觀燈觀會，諸外場雜遛事，九曰與妯娌鬪勝，十曰分理是非，十一曰不親中饋，十二曰厭夫交友賓客，十三曰貪嗜肥甘。朱子家範：一曰妻妾無妬，則家和，二曰嫡庶無偏，則家興，三曰奴婢無縱，則家尊，四曰嫁娶無奢，則家足，五曰農桑無休，則家溫，六曰賓祭無墮，則家良。

陸象山先生嘗謂人家要有三聲：讀書聲，孩兒聲，紡織聲。蓋聞讀書聲，覺聖賢在他口中，在我耳中，不覺神融，聞孩兒聲，或笑

或泣俱自然。籟動天鳴。覺後來哀樂情致較此殊遠。聞紡織聲。則勤儉生涯。一室兒女。覺有幽風七月景象。最可厭者。婦女詬罵聲也。惡也。飲酒喧呶聲也。狂也。街巷談笑聲也。謫也。妖冶歌唱聲也。淫也。與其聞此。不若聆犬聲於夜靜。聞雞聲於晨鳴。令人有清曠之思。

袁了凡先生初艱嗣。後乃生若思。母作冬襖。將繫絮。先生曰。絲棉輕煖。篋中自有。何必鬻母。曰。絲貴絮賤。吾欲以絲易絮。多製絮衣。贈親戚中寒無衣者。先生曰。有是哉。此子壽矣。

衡公岳知慶陽。僚友諸婦會飲。在席者金綺爛然。公內子荆布而已。既歸不樂。公曰。汝坐何處。曰。首席。公曰。既坐首席。又要服飾華好。富貴可兼得耶。至今傳為美談。

橙墩好客。有妾蘇氏。善持家。一日饗客。失金杯。諸僕嘖嘖四覓。蘇氏誑之曰。金杯已收在內。不須尋矣。及客散。對橙墩云。杯實失去。尋亦不得。公平日好客。豈以一杯故。令名流不歡乎。橙善其言。

大司徒馬森。其封君諱某。年四十始得一子。一日婢抱出門。從高堦。失手下墜。破其左額。旋死。封君見之。即令婢遁去。而自抱死。子曰。失手致之傷也。婦哀痛尋婢。撻之。無有矣。婢歸匿母家。言其故。婢父母日夜籲天。願公早生貴嗣。次年果生子。左額死。然赤痕。即司徒也。

晉陵錢氏。顧成之媳也。錢氏往母家。夫家疫盛。轉相傳染。親戚不敢過。夫家八人俱將斃。錢聞欲歸家。父母阻之。錢曰。人為侍

養公姑而娶媳。今公姑既病篤。忍心不歸。與禽獸何異。吾往卽死。不敢望吾親惜也。隻身就道。其家忽聽鬼相語。曰。諸神皆衛孝婦歸矣。速避速避。人皆活。

歐公池。嫡母所生。兩兄皆庶出。父以公屬嫡。欲厚之。公妻馮氏請於舅曰。嫡庶爲父母服。有差等否。舅曰。無。馮氏曰。均子也。服無差等。豈可異乎。舅大悅從之。

婦人未嘗讀書明理。性情多有癖處。不孝敬舅姑丈夫。却誦經禮佛。不周濟骨肉姻親。却布施僧道。不享現世和平之福。却望來生渺茫富貴。此誠女流中之下愚者。噫。豈有驕悍毒惡。而長享富貴。德性賢良。而墮落輪廻者哉。

登人之堂。卽知室中之事。語云。入觀庭戶。知勤儉。一出茶湯便

見妻。老父奔馳無孝子。要知賢母看兒衣。

子之孝。不如率婦以爲孝。婦能養親者也。朝夕不離。潔奉甘旨。而親心悅。故舅姑得一孝婦。勝得一孝子。婦之孝。不如導孫以爲孝。孫能娛親者也。依依膝下。順承靡違。而親心悅。故祖父添一孝孫。又添一孝子。

人之居家。凡事皆宜先自籌度。立一區處之方。然後囑付婢僕爲之。更宜三番四覆。以開導之。如此周詳。猶恐不能如吾意也。今人一切不爲之區處。事無大小。但聽奴僕自爲。不合己意。則怒罵鞭撻繼之。彼愚人止能出力。以奉吾令而已。豈容善謀。一暗合吾意乎。不明如此。家能安治。

僕婢天資愚魯。其性善忘。又多執性。所行甚非。而自以爲是。更



有秉性躁戾者。不知名分。輕於應對。治家者。須明此理。於使令之際。有不如意。少者憫其智短。老者惜其力衰。徐徐教誨。不必嗔怒也。有詩云。此輩冥頑墮下塵。只應憐念莫生嗔。若能事事如君意。他自將身作主人。

小過宜寬。若法應。扑責。當即處分。責後呼喚。辭色如常。不可嘖嘖作不了語。恐愚人危懼。致有他變。

凡婢僕有爭鬪者。王父母聞之。即時呵禁之。不止。分曲直以杖之。曲者多杖。或一止一不止。則獨杖其不止者。

婢僕之言。變亂是非。其意以言他人短。可以悅主人。王母之心。苟不知其弊。聽信其言。則兄弟妯娌。必至不和。隣里親戚。必至不睦。有以膚受愆者。宜叱曰。我不眼見。駕言他人。毀罵王翁者。

宜叱曰。我不曾耳聞。則此輩無所施其欺矣。

人家僕婢。不可一處飲食。須內外各別。屋多地寬。宜婢內僕外各食。屋少不妨。僕先婢後。亦猶夫各食也。所以然者。僕婢同食。語言之間。未免錯雜。非宜家之道也。下人有分別。則上人愈有分別矣。

待小人女子。不可無信。婚姻一節。尤宜慎之。每見人家婢僕。伏侍勤勞。主人即以某婢許某僕。家長一言出口。婢僕百諾於心。因事遷延。遲疑不決。無識小人。見其為期無定。未免埋怨偷安。主人聞之。嗔怒。或改悔前言。男女失望。遂萌異志。姦拐逃盜。變幻百出矣。為人上者。務宜酌量於前。切勿改悔於後。

定豈容更易。况童婢同在一堂。雖在下人。寧無羞耻。莫如平時不輕許。待二十歲內外。擇男女相稱相宜者許配。許定即婚。則

百弊不生。閨門亦肅矣。

女訓約言出言行彙纂未詳姓名。

謹按婦德所尚。與其所以當戒。已散見于集中矣。茲編載女德二十四條。女戒八十條。則又舉婦女所切要。及易犯者。而蒼萃其義。撮總其詞。雖不識字義之婦女。有能舉此諸條。代為講說。亦可了然于心口之間。而知所法戒矣。此予所以編女教。而終之以此也。

女德

性格柔順。舉止安詳。持身端正。梳粧典雅。低聲下氣。謹言寡笑。整潔祭祀。孝順公姑。敬事夫主。和睦妯娌。禮貌親戚。寬容婢妾。教道子女。體恤下人。潔治賓筵。

謹飭門戶。早起晚眠。少使僉用。學製衣服。學做飲食。打掃宅舍。收拾家伙。蠶桑紡織。孳生畜牲。有此女德。雖貧賤之家。人看得自然貴重。雖沒好衣服首飾。有好聲名。自然華美。又攜的本家父母。與闔族親眷。都有光彩。是這等也不枉生女一場。

女戒

莫舉止輕狂。莫妖嬌打扮。莫高聲大笑。莫耳軟舌長。莫搬弄是非。莫離間骨肉。莫煩言絮聒。莫巧言狐媚。莫耳邊叢嘶。莫背後啣膿。莫憑空說謊。莫喜佞悅讒。莫逼牆竊聽。莫偷眼邪視。莫眼空意大。莫口甜心苦。莫嫉人勝己。莫誇己笑人。莫做劫男粧。莫做行男禮。

莫賣弄顏色。莫炫耀服飾。莫毒手打人。莫惡口罵人。  
 莫無病稱病。莫無憂而憂。莫蓬頭垢面。莫赤胸袒膊。  
 莫顯見褻服。莫露出枕蓆。莫男婦同席。莫男女授受。  
 莫買命算卦。莫聽唱說書。莫隨會講經。莫修寺建塔。  
 莫打醮掛幡。莫廟宇燒香。莫招神下鬼。莫魘鎮害人。  
 莫看春看燈。莫學彈學唱。莫狎近尼姑。莫招延妓女。  
 莫結拜義親。莫來在三婆。莫輕見外人。莫輕赴酒席。  
 莫內言傳外。莫外言傳內。莫倚門看街。莫酒醉失儀。  
 莫忤逆不孝。莫攪家不賢。莫唆挑夫主。莫欺瞞夫主。  
 莫忤慢夫主。莫鈐束夫主。莫溺愛兒女。莫偏向兒女。  
 莫口談夫過。莫埋怨家貧。莫妯娌不和。莫伯叔爭勝。

莫嫉妬婢妾。莫凌虐僕從。莫怠慢窮親。莫結怨隣家。  
 莫心貪口饒。莫浪費折福。莫隨有隨盡。莫隨做隨毀。  
 莫輕剪羅緞。莫輕宰雞鶩。莫懶惰邈遯。莫拋撒物件。  
 莫干預外事。莫私放錢債。莫盜轉財物。莫陰厚母家。  
 以上皆虧損女德之事。雖其中小小出入者。皆世俗常態。然不可不謹也。其餘則蕩禮踰閑矣。失婦禮而蕩禮踰閑。縱生長富貴家。衣服首飾。從頭到尾。都是金珠。都是綾錦。也不免被人嗤笑。玷辱父母。噫。父母生養我一場。我不能與他爭些志氣。增些光彩。反因我玷辱。被人嗤笑。我心何安。仔細思想。

南昌府學教授李

安民

校字

終

教女遺規卷之下終

